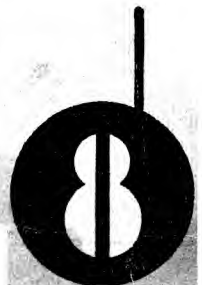


旧参
I 246.4
L B Z
(3)

九〇十壹九

摩登艺术

鹿泉梁丙周著





〈 兒 男 此 如 〉

中國英雄
輕袖善舞

釣魚閑主題

摩登花

(第八集)

鹿泉梁丙周著

第四十三回 改造人生可稱偉大之愛 重佈環境是個決心青年

醉倒蓬萊歌古調。醒來海上談玄妙。細嚼梅花作詩料。供吟嘯。有誰知得其中竅。

破納斜披江上釣。釣竿舉起金鱗跳。贏得老仙開口笑。投所好。揮毫特與諸君報。(調寄漁家傲)

八集摩登花以此詞開篇。非是著者消極。實在是我們青年人。生當濁世。胸中雖有萬卷。若無顯親貴戚。亦是枉然。此正施耐菴所謂之「非親不用。非財不取」之強盜時代。向那兒找一個禮賢下士的清官。論才用人呢？一般。有為的青年。處此情形之下。無形中便走向消極之途。終日沉淪在美人懷裏。度着「得樂且樂」的日子。一旦床頭金盡。壯士無顏。上到那最高樓頭。縱身一躍。飄然而下。只均得額爛腿拆。命付黃泉。嗚呼慘矣。著者無才無識。自然不敢埋怨大官無眼。更談不到「良馬之不遇伯樂。」不過我立於旁觀地位。替天下之有才有識有志氣有作為的青年抱着一把不平。大聲疾呼。能有幾人所見。倒不如筆之於文。一方面可以消磨光陰而洩胸中不平之氣。一方面可以賺得

讀者一把同情之淚。喚一聲知己而已矣。話述至此。書開正傳。却說李素芳小姐。帶着管俊生進了游泳池。俊生抬頭一看。但見粉釵黛綠。老老幼幼。人山人海。擁滿了池子的週圍。俊生跟着素芳擠進前邊。但見那池子裏邊。男女游泳員不下數十位。正在隨便練習。並未比賽。俊生舉目向東邊池子岸上一望。不由得吃了一驚。幾乎喚出聲來。閱者。您道何事。原來那東岸上。有兩個摩登女子。都在十八九歲的模樣。一個半坐半仰。那個立在池沿上。正要往水中跳的樣子。俊生見她身上只穿了一件背心。和一件很瘦小的褲紋。緊緊的貼在身上。全身的曲線畢露。再看她那副芳容。但見她瓜子臉。柳葉眉。一雙含情眸子。懸腮鼻子。櫻桃口。兩個元寶耳朵。分於左右。俊生看她這個像貌。和李淑貞一絲不差。正待向前問話時。她竟將雙臂一伸，頭兒一扎。身兒向水中一爬。只聽着咚的一聲響。水花濺起多高。那一雙玉腿。却舉在水面。俊生看呆了。忘了身旁的李素芳小姐。他竟向池子裏大聲叫道。「大小小姐您怎麼來到這裏……」俊生本來還要往下喚。他這一聲早驚得全場男女。都注目過來。李素芳忙將他一拉笑道。你這是怎末的了。俊生手指池子道。剛才跳下去的那是李律師的大小姐。她母親現在病得很重。正在找她。遍尋不得。她父親李律師現在亦因她的事。吐了血。命在旦夕。我喚她告訴她。俊生正在說話的工夫。那女子已由水中露出頭兒來了。李素芳注目看去。見那女子。瓜子臉。柳葉眉。果然美麗。方在思疑間。那女子好像知道岸上一些人在注

目着她。同時她又好像覺着有人喚她大小姐似的。她站在水中。向岸上掃視。俊生見她向岸上觀看。便舉着手向着那女子。那女子慢慢的掃視過來。一眼看見俊生同着一個摩登女子。站在北岸上。正在指她。那女子急轉身。面向南。身兒伏。學着蛙泳一直奔南岸而去。到岸邊她伸手把住了鐵棍。身兒往起一擡。抬玉腿。離水登岸。她迎頭也不回。便奔更衣室裏去了。俊生這時就如同重了邪一般。忘其所以。當時也不願得叫李素芳。他便一個人分開衆人。奔南頭更衣室來。他來到更衣室門前。一直便向裏闖。剛進了門坎。早被一個女子將他攔住說道。你這人是作什末的。這是女更衣室。不是你們男子隨便進來的。一句話把俊生驚醒。當時面紅耳熱。慚愧無地。急忙退出身來。那觀衆中有許多人扭回臉來看他。羞得俊生不敢在此久站。便仍回北岸來。却不見李素芳小姐了。俊生一急。便到場子裏尋找素芳。找了多時。毫無踪影。俊生因地理不熟。恐怕夜晚麻煩。這時又找不着素芳。當他尋找素芳的時候。也曾注意到女更衣室裏。但是永遠也沒有看見那女子出來。俊生心裏悵悵的。出了游泳池不見了馬車。僱車回到李公館。進門先問那李忠小姐回來了沒有。李忠說。李大把馬車趕回來了。沒有看見小姐回來。俊生一聽。就是一楞。就在這工夫。李大過來笑道。管少爺慫甚末時候回來的。小姐告訴我說。找不着你了。讓我先回來。小姐還在中海海找您呢。俊生聽了李大這話。轉身便向外走。意思是馬上回中海游泳池去。李忠忙道。少爺慫別走。此時回來也

該用飯了。小姐找不着。她自會回來的。李忠一言來了。果見一幅新洋車拉着一個時代女子停在門口。俊生一看。正是素芳。忙迎了出來。素芳一看俊生先她回來了。揚眉笑道。英傑你甚麼時候回來的。讓我在那裏找了你這半天。她說着用小手帕。揩她額上的汗珠。她告訴李忠付車錢。便和俊生雙雙走了進來。錯過月亮門兒。到了她們居住的跨院。李媽聽着高跟鞋和皮鞋的聲音。知道是小姐和朋友回來了。忙迎出上房。笑道。小姐和少爺回來的正好。大師傅剛才還來問小姐和少爺回來了沒有。飯都作得了。素芳推着俊生上了階台。李媽忙打籠籠。素芳推着俊生進了北上房。李媽忙去打來兩把熱手巾，給俊生和小姐擦過了面。大師傅聽說小姐回來了。過來問開飯嗎？李媽轉問素芳道。小姐。開飯嗎。素芳她看了俊生一眼。回頭向李媽笑道。管先生餓了開吧。李媽傳出去，不大工夫。就見大師傅將菜端來。擺在了桌子上。一共是八個菜味香撲鼻。俊生對於吃不甚注意。所以這天夜裏這桌菜。他也未曾注意。只覺着味鮮適口。吃的比較每頓飯都多。素芳她和俊生對面吃飯。她問俊生今天在游泳池上那裏去了。怎末一眼沒有看見。不見了影子。她說完這話。面上滿含笑。好像她是知道俊生是到女更衣室裏去了。俊生即時心裏未免忐忑不安。臉兒發熱。一言全無。她又道。你今天這一走不要緊了。李媽在旁笑道。把我們小姐急壞了。素芳笑道。那倒在其次。把這個游泳池比賽給就誤了。咱們倆誰也沒有看到眼裏。俊生抬頭看了她一眼。見她喜氣揚揚。不勝興奮。未免

想起了當年在李律師家裏。李律師夫婦回到故鄉的時候。家裏只留下大小姐和二小姐。自己每日和他們姐兒兩個同桌吃飯。那二小姐每當吃飯的時候。總嘗有一丟玩意給人看。非鬧得她姊姊和我笑了。她不拿箸子。想起她那時候。一種天真活潑的態度。怎不教人思念於她。唉。俊生他這一唉。倒把素芳給嚇了一跳。停箸望了俊生。俊生自知失態。慚愧無地。素芳明眸一轉。似笑非笑的說道。英傑唉什麼氣？俊生聽了她這話。尤覺慚愧。無言可答。轉面一想。自己已然脫離了天津。想她們做甚。不由得又覺自己好笑。素芳見俊生又笑了。也便不往下再問。飯後對坐吃茶。頗嫌寂寞。素芳向俊生道。這所房子太大。只有我們兩人住。似乎不熱鬧。明天給我姑母寫信。讓我姑母來此居住。她老人家一來。這院裏就有意思了。不用說別的。就我一個表姊。兩個表妹。就够反的了。和我兩個表嫂。大表嫂年紀大了。精神還差點。我那二表嫂可了不得。又能說。又能笑。幾個人坐在一塊。只聽見她自己說笑了。三表嫂原是一個舊家女子。知書識字。幽嫻貞靜。太愛人了。只是蒼天始美。我那三表哥竟患吐血症。逝世了。三表嫂太可憐了。這是我姑母家裏主要人物。其次便是丫頭老媽子。丫頭險裏有小梅。春梅。金梅。玉梅。其中要以玉梅爲可愛。頗解人意。我最喜歡她。李媽在旁笑道。玉梅姐姐。果然愛人。她比二表姐還愛人呢。素芳道。李媽你願意她們一家子來嗎。李媽兩隻小脚向前走走。再向後退退。說道。嗟嗟。我的小姐呀。咱們這大一所房子。只住了幾個

人。我不怕小姐過意。小姐不在的時候。我一個人住在這跨院裏。還害怕呢。不用說。夜裏害怕。便是白天一個人坐在房裏。若有個貓兒耗子的。一鬧動靜。我還冷森森的呢。怎末不願意姑太太來呢。就怕姑太太搬家不易。不肯來呢。素芳道。姑太太年紀高了。自然不喜歡搬家。但是她們住在豐台。總不是我那表嫂表姊她們的意思。我這裏一去信。姑太太她老人家不歡喜來。也就不由她了。其實也很容易。這裏傢俱現成。一切什用都有。她們來時。只把她們個人手使的東西和衣服弄來就成了。用不着大搬家。我就這給她們寫信。她說到這裏。真就由西頭房裏拿出了信封信紙。將電燈往下拉了拉。揮動自來水筆。不一時寫就。她念了一遍。給俊生看。她便寫信皮。俊生拿起來就燈光下觀看。但見她寫的是：

姑母大人尊前敬稟者月餘未觀

芝顏深爲想念茲聞豐台時有匪擾綁架勒贖時有所聞伏思

姑母大人春秋已高表兄等又均往京漢作事家中俱是婦女之流一旦爲匪人探知隱憂可怖今平市之房舍祇姪與僕人居住尙空有三大院落

姑母携表姊表嫂等來此居住便利無比蓋各院各室之傢俱齊全無庸置買來時只將衣服及手用之物帶來一小部份即可既可避除匪患又可久居帝王之地古蹟生輝公園怡人較在豐台居住安好多多矣是否之處尙乞回示以便布置一切專此敬請

金安

並問表嫂等均安不另

姪素芳謹上

俊生君罷。未加可否。她這時將信皮寫好了。看了一遍。由俊生手裏接過信紙。一邊摺着一邊笑道。英傑怎末樣。你願意她們來嗎？俊生道。這所房子太大。人多了自然是好。素芳她聽了笑道。這固然是一層。不過我那幾個表姊妹太淘人。來到了。時候一長。恐怕要攪鬧你念書。她說着拿了那信走向西頭套屋去。不大一時走了出來。把郵票粘在信封上。給了李媽。李媽到外邊給了她兒子李大送到信筒去不提。却說素芳這天勞累。身子疲倦。便想早早安歇。她同時聯想到俊生也該累了。便把俊生領到東套間來。原來這東套間正是素芳預先吩咐李媽給俊生預備下的。俊生走進去一看。就見迎面桌子上。一隻色彩電燈。照耀得這房裏。紅紅綠綠。頗爲藝術。就見北頭穩放一架銅床。雪白的幔帳。花邊走穗。幔帳裏邊。鋪了象棋盤的涼席。涼席裏邊放了一條大毛巾。兩個繡花枕兒。床北邊是一個大立櫃。立櫃這邊是條案。條案上邊放了許多書籍。靠東邊放了一架大鋼琴。鋼琴南邊一個茶几。茶几座旁。兩個小沙發。茶几上邊放了一把金黃色的小茶壺。旁邊兩個小玻璃杯。都是底朝上。迎面桌子上。除了一隻色彩電燈外。其餘便是文房四寶。桌子後邊一把老式龍蛟椅。椅子上放了大紅的椅墊子。素芳手指桌子笑向俊生道。這張桌子便是你的讀書寫字的地方。白天光線很好。夜裏有電燈。也很方便。天氣

若太熱。可以把電扇開了。她說行。走向東邊。由地下把那電扇提起來。放在了茶几上。當時開了電門。嗡嗡作響。涼風嗖嗖。但覺着神清氣爽。好不快活。俊生看吧。這間屋子。心裏歡喜非常。心想我從今而後。在北京上大學讀書。白大到學校裏受課。夜裏有這樣一間清靜屋子。供我補習功課。八生一世。於此。矣。俊生他想到這裏。忙向素芳道。這屋子太好了。只是大學說好了嗎。我那天去呢。素芳睜了俊生一眼笑道。大學早已辦妥了。明天我就領你去。省得你這樣担心的。好像我是欺騙你一般。俊生忙道。我很相信您。那末明天您領我先去認認那大學門去。素芳噗哧一笑道。你這倒不錯。就好像是學徒的到工廠去作工一樣。先去認認門。她說着伸手摸了摸那小茶壺。怪燙手的。知道是李媽預備妥的。便向俊生道。你早些安歇吧。若是夜間渴了。這壺裏有李媽給沏的茶。俊生唯唯稱是。她便帶門去了。牠剛走出去不幾步。却又回來。到床前掀起洋毯看了看。就見有一件東西放在那裏。她看了一言未語。掩口含笑而去。俊生將房門關好了。坐在大椅子上。一看有現成紙墨筆硯。便先寫了一封家信。信的意思是報告現在已由天津來到北平。寄居李公館。經友人介紹入大學讀書。所需學費。不勞家中費心。自己可以作稿沽錢。自掙自給。俊生將家信寫畢。又想起天津的李金屏來。本來依着素芳的意思。從今以後。天津的事情。一概不提。但是俊生覺着別人可以斷絕一切關係。李金屏待自己情同手足。怎能不給他一封信呢。何況今天由他家起身的時候。告訴他說

是送素芳到車站。此時我還沒有回去。竟來到了北平。他不見回去。寧不著急。怎能放心得下呢。起來和天津斷絕一切關係的誓言是不能完全施行的。只得變通辦理。我在信尾贅上。只許我給他們去信。不讓他們給我來信。這樣素芳她就不疑了。我寫信親自送到郵局。不讓別人知道。不會傳入她的耳朵裏。俊生當時想罷。即便揮筆寫的是：

金屏如兄大人：

抱歉得很。今天來時。本是送李小姐上車。不想却來到了北京。現在我決定入學攻書。已經李小姐辦理妥善。明日即可入學。我在津一切之事。從今以後。永遠不提。斷絕一切關係。正所謂以前種種今日死。以後種種明日生。我的住址。只告訴你一人。其餘無論何人。有詢問我的下落者。則答以不知。即你亦不必來信。我兄知我最深。當能諒我。蓋我從明日起。則恢復學生時代。不宜與人交注矣。餘言不盡即請

(安月娥祈兄代爲安插)

時祺

如弟俊生啟

俊生寫罷。看了一遍。寫了信封。將信箋裝入信封之內。封了口。將兩封信放在床頭枕下。使息燈安眠。俊生躺在床上。那裏能入夢。想想這個。念念那個。心裏跟頭咕嚕。心思繁多。他所心思的。也有樂觀的地方。也有悲觀的地方。也有掃興的事情。也有興奮的

事情。他所樂觀的。是自此而後。入大學讀書。將來得到一張法科文憑。前途便有了希望。這是樂觀的地方。悲觀的地方。便是自己而今蒙素芳小姐慷慨義助。能夠入大學讀書。但是素芳她究竟是闊小姐脾氣。說不定那一會就要鬧脾氣。她若和我鬧起脾氣來。我這大學還怎末上。豈不要半途而廢。功成一篲。鬧一場空歡喜。徒增他人之譏笑。這是俊生悲觀的地方。至於他掃興的原因。不外是在天津住在李金屏家裏。有金屏夫人和那安月娥崔秀梅張義菊一些人們終日相見。多末快活有意思。而今遽然之間。就和她們斷絕了關係豈不掃興。至於俊生他在掃興之後。而又感興奮的。却是素芳小姐吃飯後。他給豐台她姑母寫的那封信。看她那封信的口氣。她姑母縱然不肯前來。她的表姊表妹們。也必從旁慫恿。因為北京乃是帝王建都之所在。風土人情。古蹟公園。自是古色古香。誰不願意來這地方居住。和豐台比較起來。不用說別人。連我也高興在此居住。不願意在豐台居住。據我看她姑母來的成分佔十之六七。何況這兩天報紙上。登載者大批鄉匪。由文霸等縣。逃竄到了豐台。在這情形之下。她們來的成分居多。她們若果然來到。這院裏不就又繁榮起來了嗎。按素芳說說的這些人物。若是都來到這裏居住。又比在天津李金屏家裏熱鬧多了。這是俊生感到興奮的原因。他這一夜之間。有這許多思想。那裏還有時間做夢。直到東方發亮。金鷄高鳴的時候。他才走入夢鄉。一覺醒來。已是十點過了，慌忙起得床來。心想今天還去上學呢。這時兒都十點了。那像一個學生。這

學生生活。和從前不一樣了。他一邊理被。一邊這樣想着。把床舖理好了。拉開房門。李媽見他開了門。笑嘻嘻的說道。管少爺這一夜好睡。俊生從先聽到的不是管先生。便是管師爺。而今這李媽一口一個管少爺。在別人本不算一回事。可是在俊生便覺着自己的生活及人生。由這管少爺三字裡。可以看出轉變的程度。有心不讓李媽喚自己少爺吧。除了少爺這名詞外。其餘都還不如這個名詞。好比讓他喚管先生。那便覺得太客氣。若讓她喚管師爺。那又未免不合輒了。本來一個大學的學生。讓人喚師爺。也覺着不切實。若讓喚自己的名子。也別說她不敢。她也不肯那樣喚。這是俊生當時一種小小感覺。一個人的生活。在剛一轉變的時候。總會有許多的不同的感覺。我們現在急寫正文。也不消細說這個了。却說俊生洗嗽完畢。便要送信。那李媽却給端了点心來。她說小姐七點鐘就出去了。告訴我讓給您預備下点心。你若是沒有事情。吃過点心就在公館裏候着小姐。若是高興溜溜去。也別到遠處去。俊生聽了。点点头。吃過点心。告訴李媽不到遠處去。到街上站站就回來。當時將兩封信藏在身上。出了李公館。到馬路上走了多時。不見郵局。也不見信筒子。心裏感覺到俗語說得「一處不到一處迷」這句話。真有些理。自己這麼兩隻又明又亮的眼睛。走了兩三條馬路。就着不着郵政局的門口。後來走一個地方問了問。算卦的。算卦先生拿着筆桿向北指去。他老先生說從此往北。到了盡北頭。有個小舖。小舖的代賣郵票。小舖門口有個信筒子。一天拿四遍。比送到郵局一

一点也不慢俊生聽了。謝過算卦先生。接着他老先生的筆桿指處奔來。走了多時。却又來到了李公館的門前。自己不由得好笑。再往北沒有多遠。便是小舖。小舖門口掛着代售郵票灑花的木牌子。門口有個信筒子。俊生當時買了郵票。每封信上粘了四分。投入信筒之內。走回公館。李忠見他回來。忙道。管少爺慇懃快回去吧。小姐找了無多時。不見您回來。俊生聽了。忙向裏走。迎面看見素芳。素芳見俊生回來。忙道。你到那裏去了。我找你多時。現在趙主任還在裏邊候。你呢。說着同了俊生。往裏走。一邊走一邊告訴俊生。見了趙主任實話實說。不必說謊話。我已把你的經歷給他說了一遍。他也許問你。也許不問你。問你時。你實話實說。不問你就不用向他自訴。俊生唯唯稱是。二人說着話。已走入大院落。原來會客廳在這所院落裏。當時素芳陪着俊生上了台階。李祿打簾籠。素芳和俊生先走入客廳。俊生抬頭一看。就見迎面八仙桌子上垂首坐定一人。年在四十餘歲光景。長方臉。白淨面皮留着分髮。有点少白頭。長眉毛。大眼睛。精神奕奕。西裝革履。八字小黑鬚。看着格外令人注目。倒是一個學者打扮。這人見素芳陪着俊生進來。忙站起身形。素芳忙搶向前手指那人向俊生道。這是趙學務主任。爲你的事幫忙不小呢。俊生忙過去鞠躬爲禮。素芳又指俊生向趙主任道。這便是管俊生。字英傑。這趙主任把俊生上下打量一番笑道。很好。少年有爲。樂與提拔。素芳在旁笑道。趙主任多費心。他連一句客氣話都不會說。趙主任道。現在中國須要這種青年。不希罕

那些只注重唇舌的滑頭青年們。好。李小姐。現在工夫也不小了。我和英傑到學校去了。這時他們都還在學校裏。我順便給介紹介紹。素芳道。很好。這樣趙主任太費心了。又讓犧牲這大時間。趙主任含笑。李小姐太客氣了。以後請李小姐幫忙的地方還正多得很呢。說着。一路送了出來。素芳便吩咐李忠到那邊去叫一部汽車。送趙主任到大學去。趙主任再三攔阻。結果喚來兩輛比較新的洋車。趙主任在前。俊生在後。登車而去。不提俊生到大學而去。却說素芳見趙主任同着俊生去了。她心裏很安慰。便走回跨院來。因為昨夜未曾安枕。今天起床又早。這時身子頗覺勞累。便無意識的走入裏頭。俊生昨夜安歇的。床上合衣而臥。竟糊迷着了。李媽見小姐睡熟了。不敢驚動。直到下午四點多鐘。俊生由大學歸來。她還在沉睡。俊生有許多話要告於她。無奈她在沉睡。未便驚擾她的香夢。正在這般光景。就聽了遠遠的有女子喚道。素芳妹妹。素芳妹妹。妳在那裏呢。一路喚來。就聽着高跟鞋聲。窸窣然進了跨院。俊生一驚。暗道。這是誰來。就在這末個工夫。就見李媽忙迎了出去。就聽那女子問道。你們小姐呢？李媽道。在上房裏睡覺呢。您快請進來吧。李媽說着。高打簾籠。俊生那時正站在當屋地下。有心迴避。又碍着素芳睡在自己房裏。因此未曾迴避。就見簾籠一響。隨着簾籠響的聲音。走進來了一個美好女子。俊生抬頭看這女子。生得好看。但見她面似銀盆。目若明星。皓齒紅唇。身材高大。穿了一件黃色印度綢旗袍。托着脚面。脚穿淺灰色絲襪。高跟皮鞋。胸部發

官得很好。鼓繃繃的。兩座乳峯。隱隱可見。俊生見這女子生得好。一表富貴之像。方在驚異間。就見這女子很客氣的向他一點頭。微微一笑說道。你就是管俊生先生吧。俊生一聽。大吃一驚。欲知這女子姓甚名誰。如何認識俊生。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天涯淪落安姓一姑娘 風流無礙黃家二千金

話說俊生正在偷看那女子。那女子忽然含笑問他道。你就是管俊生先生嗎。她這一句話把俊生問了個朦朧轉向。暗道。她如何認識俊生我呀。俊生方在驚疑之間。那女子笑起來道。我太莽撞了。還沒有請教先生貴姓呢。李媽在旁笑道。黃小姐你說的正對。這便是管少爺。那黃小姐聽了李媽的言語。再把俊生上下打量一番。正待要說什麼。就在這工夫東頭的軟簾啟處。素芳揉着眼睛走了出來。那黃小姐一見素芳。大聲叫道。表妹妳倒不錯。這是甚末時候。還在睡覺呀。素芳向前握了妳的手。這時李媽早打來兩把手巾。給黃小姐一把。給素芳一把。素芳揩了揩臉。眼睛漸漸的睜大了。面上的醉渦流了兩灘。手指俊生向他道。這位你不認識。讓我給你介紹介紹。這便是管俊生管先生。復指黃小姐向俊生道。這是我表姊黃玉珍。俊生忙施禮。黃小姐也忙還禮。當時二人落坐。素芳問她怎麼來的這般快。她道昨天晚上接到妳的電話。讓我們往這裏搬。正對了題目。這兩天豐台簡直不能住了。每一晚上都要鬧。昨天把糧店的經理。又綁去了。索價十萬元。還不知下落呢。老太太這兩天正在担驚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昨夜我接完

妳的電話。回去和老太太一說。老太太本來年紀大了。不願意搬家。但是豐台那地方又住不了。不往天津逃。便須往北京逃。北京比較還近些。又有妳這裏的房子。當然是往這裏搬了。昨夜我們計議妥了。因爲睡的晚。今天起來的遲。要不然上午就來了。在今天上午又接見妳給老太太的信。老太太很高興。一心樂意來。派我來看看短什末。都是應當添什末傢俱。素芳笑道。傢俱有的是。足夠用的。還可以用不清。我領妳看一看。省得妳不放心。李媽在旁說道。小姐妳別這樣忙。黃小姐來到。連一杯茶還沒有吃完呢。妳等黃小姐喘一喘氣兒。再去看不成嗎。黃玉珍擺手道。我一點都不渴。快領我去看看。妳不知道家裏人們多末着急呢。一聽說要來北京來。一個個都和吃了興奮藥劑一般。都慌着來呢。我看好了。今天能回去。我還要回去呢。說着她二人到各院看了一遍。傢俱是夠用的。只是塵土太厚。必須大加掃除。大約有兩天工夫。便可以掃除完畢。黃小姐看罷。便由皮包裏往外掏鈔票。素芳攔住道。妳這是作什末用。她道。留下幾個錢。讓李忠找幾個人收拾。這屋子們。素芳道。表姊何必這末操心。有妹妹在此。還不是一句話嗎。明天一天管保讓這三處院落。收拾得几明椅淨。連窗紙都糊了。黃小姐聽了笑道。妹妹這番費心。如何答報呢。素芳道。姊姊這話說的遠了。她表姊妹二人。一邊說着。一邊回到跨院。那黃小姐便向素芳告辭。要坐六點二十分的車。回豐台。素芳再四攔留。那黃玉珍却說。妹妹何必這樣留我。妳看這不是要在一塊住了嗎。也不過三幾天的

工夫了。素芳道。我的意思不願意你回去了。最好就住在這裏。往家裏去信打電話都成。黃小姐搖頭道。不成。妹妹妳還不知道嗎。家裏沒有男人。老太太上了年紀。大嫂子腿腳太慢。三嫂子是個病態美人。兩個妹妹就知道搗亂。就有二嫂子一人可以收拾。我是搬這一次家。不是容易的。總要我回去。若她們收拾方好。妹妹妳就不用攔我了。我們姊妹親近不在這一兩天的工夫。素芳見她辭意堅決。轉面一想。她這話也是實情。當時便吩咐李大套了馬車。素芳親送黃小姐到前門東車站。買了一張豐台票。又買了一張月台票。素芳把她送到車上。直到開車時。才握別。告訴她回去快快收拾。最好由明天便往這裏運動。那黃大小姐唯唯稱是。火車開行。素芳出了站台。上了馬車。一路跑回來。俊生迎於門口。她下了馬車。向俊生笑道。她們最多兩天便會搬來了。你不知道。兩個妹妹最喜歡來北京來。一聽說來北京。比吃蜜還甜呢。說着走進跨院。李媽忙問黃小姐上了車嗎。素芳點頭講是。進到屋來。素芳這才問俊生到學校裏情形。俊生一一答復了。最後說明我捕人法科二年級二年畢業。素芳道。很好。二年亦很快。畢業時你才二十三歲。若執行律師職務。想許是個最年青的律師了。若我父親二年後仍在河北省。你這個七品官便不發生問題了。俊生聽了她這話。看了她那一種得意的形色。不自覺的搖搖頭。她驚異道。黃小姐你認爲我這話小視於你了。你的志向不在乎做一名律師。七品縣知事。你也瞧他不到眼裏。這個你便錯了。你別看七品縣知事。的官職小。責任可是最

大不過。所謂縣官爲父母官。最接近平民。你是個好官壞官。最能顯著。像鄭板橋袁子才都是任過七品官揚名後世。而今提起鄭板橋袁子才誰人不知。那個不曉。你的前途。我已給你計劃好了。第一步是入大學。大學畢業。法科文憑到手之後。第二步便是執行律師職務。因爲執行律師職務。可以多得訴訟知識。第三步便是出任縣長。現在我國正是縣長兼理司法的時代。所以欲想做縣長。必須有相當的訴訟知識與經驗。你任到縣長之後。如果不甘此生。那時可以棄官留學。等留學回來。知識當然要高。見解自然超過常人。那時再憑你個人的能力。活動事情。不過在我的希望。能做一個愛民如子的縣長。也足可留芳千古。你要知道。做的官小。責任輕。智力足則有餘暇。每日在公餘之暇。讀書寫字。或從事於著述。比做大官不見得不能留名於世……俊生對於素芳小姐這一番言語。自是贊成感激。覺着這位素芳小姐。對於自己這般用心。她是所謂何來。我是已經有婦之人。無論如何也談不到婚姻上去。況且她的身份。較之我的身份。又是這樣的懸殊。她對待這一番情意。只是不知如何報答才是。當天夜裏。各自安歇。翌日清晨起來。素芳小姐便吩咐李大李祿去叫來刷洗匠人。收拾房舍。有道是有錢好辦事。有人好做工。錢多來的工人多。只忙了一天的工夫。居然面目一新。桌案條几。都過了水。床舖都佈置好了。所差就是被褥和人了。等到被褥一來。往床上一安置。便算完事。素芳指揮了一天。身體疲倦。夜晚早早安歇了。俊生因初次入校。一切

功課正待溫習。夜間自不能早睡。這時也就在九点多鐘。俊生正在獨對彩燈溫習功課。忽然房門一啟。李媽輕輕的走了進來。到把俊生嚇了一跳。那李媽進來。手裏舉起一封信向俊生低聲道。管少爺你看這是你的信嗎。還讓打鬻呢。俊生忙接過一看。見是由天津寄來的。左上角寫着「快信」二字。俊生掏出圖章。給往回據上蓋了一下。又往信簿子上蓋了一下。交給李媽去了。自己這才拆開信封。抽出了信箋。舉目先看下款。見是李金屏來的。然後再由頭上往下看寫的是：

英傑如弟偉鑒：

日昨來函。讀悉一切。知我弟入校讀書。曷勝欣慰。惟此信爲安姑娘探知。伊竟於今晨不辭而去。留有紙條一只。上書數語。今隨信奉上。我弟垂察可也。專此祝憐

努力學業

如兄李金屏上

附安姑娘紙條一只

俊生看罷這信。急忙再往信裏一看。果見一個紙條。忙伸手抽了出來。不想那紙條被漿糊粘住了。抽的力量太猛。竟斷了兩截。俊生一急。便將信封撕開。這才將紙對在一塊。仔細看時。是鉛筆字跡。字兒寫得歪二邪三。還掛着有白字倒是安月娥姑娘的親筆。上寫道：

官先生的信我看見了他幾入大學念書不理人了我也該自尋出路今天不此走了尙其
元涼爲添
月娥手書

俊生先看了一遍。看不甚明白。再仔細看一遍。才看明白了。當時拿筆給她把官字改做管字。把幾字改做既字。把母字改做謀字。把此字改做辭字。尙其元涼改做尙乞原諒。把潘字改做盼字。俊生給她改畢。再念一遍。不由得直搖頭。心裏說不清是怎麼一個滋味。當時便無心再看書。走至床前。脫鞋上床。息燈而眠。但是那裏睡得熟呀。翻來復去。不能安枕。就好像安月娥總站在眼前一般。你看她那一副紅紅的眼圈。白白的臉。尖尖的下額。灣曲曲的青絲。粉膩柔滑的一雙玉手。夠多未令人憐愛呀。俊生剛一朦朧。就見安月娥舉起她那玉手。照着上邊肩頭上。輕輕的拍兩下兒。就如同兩朵棉花團兒落在肩頭上一般。俊生一驚。扭回頭來。大吃一驚。忙問你怎麼來到這裏。你怎知道我在這裏。那安月娥姑娘未曾答言。眼淚涔涔下。俊生看了不忍。便坐起身來。忙追問道。妳這是從那裏來到這裏。就見她玉手一揮眼淚。抽抽噎噎的說道。我昨天看見你給李先生的信了。上邊寫着你恢復了學生生活。不再與人交際。與以往之人。斷絕一切關係。並有一行小字。是請李先生代爲安插我。你想我在李家住着。完全是由你的面子。我和姓李的並不認識。你現在既不在那裏了我還怎麼在那裏住呢。所以今天專方發亮的時候。我便留了一個紙條。不辭而別。坐五点半的京津通車。來到了北京。直找了半天。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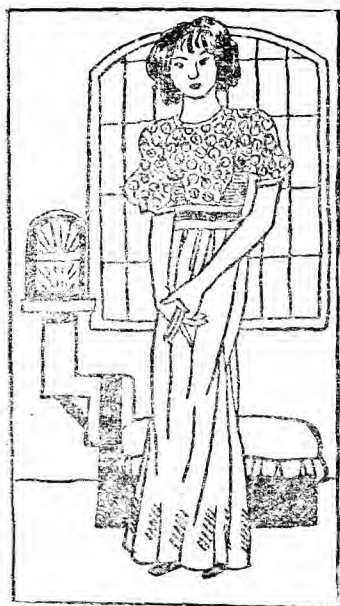
時候才找着你。你當初既把我救下了。就應當有始有終。不該發此恨心，把我棄在李家躲到這裏來。你只管你在這裏念起書來了。我可怎麼辦呢。那安月娥叙述至此。竟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俊生見她這樣一哭。恐怕驚動了西頭房裏素芳小姐。若把她驚醒了。看見了安月娥。問起她怎麼來到這裏。她一定要說是看見我給李金屏的信了。那時候素芳小姐她焉能不恨我。焉能不惱我。她會再四叮嚀。不讓我給天津去信。她說我一給天津去信。事情便又多了。不合乎讀書用功。我不聽她的良言。給天津去了這麼一封信。果然就惹出了這件事情。你看她哭泣的一抽一噎的。越來聲音越大了。眼見得就要被人聽見。俊生正在担心害怕之際。就聽房門一響。走進人來。以爲是素芳小姐來了。當時大叫一聲。由夢中驚醒。就見李媽站在床前。忙問管少爺怎麼了。管少爺你怎麼了。俊生睜眼着時。那裡有什麼安月娥，室內如故。那李媽嚇得顏色都變了。連連問着少爺你夢見什麼了。值得這樣啼哭。俊生呆了一時。方才清楚過來。告訴李媽是做夢。不用着急這是我的常事。幸喜沒有驚醒素芳。俊生忙令李媽去安息。自己關了房門。坐在床沿上。回憶夢中情形。歷歷在目。再把金屏的快信。拿起來一看。覺着安月娥這個小小的紙條。實在令人堪憂。不知她而今走往何處。以她這樣一個美貌的女子。她走到什麼地方。都會惹人注意的。遇見好人還好若她不幸遇見了歹人。他的前途則又何堪設想。我只管拚下決心。來到北京。入校讀起書來。她的前途誰知要到甚麼地步呢。俊生這

一夜。又未曾安枕。翌日清晨抱了書本子上校去了。素芳起得床來。到東頭屋看了看。已經走了。便又走出房來。李媽端了洗臉水進來。看見小姐由東屋出來。說道。管少爺昨天晚上。也不知怎麼的了。好好的坐在床上哭起來了。我進去喚了多時。方才清楚過來。李媽言尙未了。就聽李祿在院裏叫道。李奶奶小姐的電話，是天津來的。素芳一聽。忙應了一聲我去接。說着便走向大客廳裏。拿起耳機一問。是伺候母親的媽媽。素芳忙問有甚麼事情。媽媽道。老太太身子又發起燒來。小姐今天快回來吧。老太太很想念你。素芳一聽說母親病了那還顧得別的事情。當時放下耳機。低頭一看腕上的金表。九點過三分，趕九點二十分的車。還來得及。當時吩咐李大到汽車行叫來一部汽車。她更無一言。只携了皮包。便登車而去。由東車站上火車。一路走到天津。暫切不表。却說俊生下午放課回來。前後看了看。各個院落都收拾。得清潔雅緻。只是不見素芳小姐。有心問問李媽。却又不好意思。那李媽也就把這事忘下了。也不告訴俊生小姐去天津了。俊生悶悶的。回到自己房來。翻開書本子着不下去。心裏總好像惦记着什麼似的。正在百無聊賴的當兒。却聽着一陣腳步聲響。跟着就聽少女聲音叫道。「素芳姊。素芳姊。」那時李媽出去了。這跨院裏只有俊生一人。忽聽見少女呼喚。忙由玻璃裏向院裏觀看。就見一個年青的少女。提了一個大包袱。站在院裏一邊走。一邊喚。看她那樣兒。力氣小。包袱大。走着很吃力。再看這少女長得却是愛人。長眉毛。大眼睛。和前天

來的那黃小姐的眉眼相似。只是身體比那黃小姐嬌小。俊生便疑到這少女是那黃小姐的妹妹。忙放下書本子。迎了出來。一直跑下台階。由她手裏將包袱接過來。便往上房裏走。一邊說你請上房來吧。那少女好像已知道他是俊生了。在後邊隨着走上台階。連問道。我素芳姊姊呢。俊生道。她想許出去了。一時就來。你和誰一塊來的。就你一個人嗎。少女道。我二姊也來了。還有一個聽差的跟來的。說着俊生已將包袱提進房來。少女也便跟了進來。俊生將包袱放在椅子上。回頭說道。妳在此坐着。我去接她們去。想許還有東西吧。一言未了。就聽喚道。素芳姊。妳還不出來。少和管先生說幾句吧。俊生聽了。

便忙往外走。舉目一看。大吃一

驚。就見這女子年歲相當。身材適中。眉眼和這少女一般不二。只是她的身材窈窕。穿了一件蟬翼薄紗的旗袍。緊緊的貼在身上。全身曲綫畢露。態度風騷。舉止浪漫。她見俊生由上房裏出來。却將一雙碧澄澄大眼睛。向着俊生忙溜不迭。俊生見她手裏也提着大包袱。本有



心去接她。替她提來。又見她這般舉動。反倒不好意思過去了。她把俊生上下打量了一陣。忽然將包袱放在地下。由她皮夾裏往外找東西。俊生方在納悶之際。就見她由皮夾裏拿出了一張。四寸大小的像片。她看看像片。再看看俊生。弄的俊生欲進不能。欲退不得。頗覺難堪。正在此時。她忽然笑道。你就是管俊生先生吧。瘦了。瘦了許多。比這像片不算很像了。非細看認不出來了。俊生見她和自己說話。便下了台階替她提了包袱。却是很重。約有六七十斤重。俊生提著還覺吃力。暗想她的力氣也有可觀。俊生提著包袱。一言未發。上了台階。這時那少女立在台階上邊向她說道。二姐這位先生好極了。我剛才的包袱。就是他替提上去的。她吵了俊生一眼。向少女道。玉瑛妳真是小傻子。拿着咱夫婦那末聰明的人。還會找壞人嗎。要是壞人。還能讓他在這裏住嗎。她說到這裏。轉向俊生道。素芳姊到那裏去了。俊生道。她出去了。想許這就回來了。一言未了。李媽回來。走了進來。一看他們二人坐在屋裏。拍起巴掌笑道。設嚇二位小姐來到了。我還不知道呢。黃二小姐道。李媽妳們小姐向那裏去了。李媽道。她坐九點二十分的車。到天津去了。黃二小姐一聽。忙道。真的嗎。李媽道。這個誰敢說謊。她回頭瞧了俊生一眼道。你剛才說出去了。怎麼這麼一回工夫又說到天津去了。反正你們倆人中有一個是在說謊話，俊生正待分弁。那李媽却代爲解說道。我也沒有說謊。管少爺也沒有說謊。黃二小姐道。這話愈法沒有道理了。李媽道。二小姐您不要着急。容我解說

。原來管少爺自早晨七點鐘就往學堂裏去了。直到下午三點多鐘才回來。我們小姐是上午九點二十分走的。管少爺如何會知道呀。這時回來。我還沒有告訴管少爺。所以管少爺不知小姐到天津去了。小姐沒有在家。你們來到。問小姐到那裏去了。自然要說出去了。我們都沒有說謊話。黃二小姐聽了笑道。還是李媽會說話。解說的夠多麼清楚呀。這麼說來。你們小姐往天津去了。今天還回來嗎。李媽道。今天恐怕回不來了。因為是老太太病了。來電話把她叫走的。當然要等老太太病見起色時方能回來。但也不敢一定。因為小姐估着你們搬家。也許早回來幾天。黃三小姐聽了。心裏覺着表姊不在。誰人按置安歇之處呢。未免焦急。黃二小姐却看出姊妹的形態來了。問道。表姊姊在那屋睡覺啊。李媽道。在西頭屋裏。說話時手指西裏間。黃二小姐起身走向西裏間一看。叫起來道。好極了。還是她這屋子好。今天夜裏我們就住在這屋裏。李媽道。好極了。小姐們住這間屋子。省得另收拾別的房屋了。別的房屋裏只你們二人住。屋裏還害怕呢。三小姐道。那麼這屋裏就不害怕嗎。這一個院子裏。就有我們兩個人。李媽笑指俊生道。三小姐不必害怕。管少爺住在東頭房裏。我住在外邊西廂房裏。妳還怕什麼呀。黃二小姐聽了李媽這話。便將一雙明眸。看看東裏間的房門。看看俊生的全身上下。弄的俊生好生難堪。李媽便打來洗臉水。二位小姐淨過面。吃過茶。大師傅開上晚飯來。俊生不肯和她們同桌吃飯。便暗暗的告訴李媽。李媽很能解人意。便到廚下悄悄的告訴大師傅。

另外給俊生收拾了一份飯菜。李媽端入東頭房來。向俊生低聲道。當初黃老爺在世的時
候。家規很嚴。自黃老爺去世以後。三位小姐瘋的什麼似的。不像是個女子。尤其是這
位二小姐。比大小姐還厲害。還有一個二嫂子。還沒有來到哩。她和二小姐儼似姊妹。
都是滿不在乎。不分男女。從前我和小姐到豐台她們家裏住了幾天。我是老古板人。真
看不下去。男不男。女不女的。讓人看不下去。老太太眼有了毛病。精神也太疲弱。管
不了她們，任她們胡反。而今小姐把她們一家人接來了。管少爺你看熱鬧吧。只怕你
的書也念不好了……

俊生一邊吃飯。

李媽一邊嘟囔。她的言語。走入俊生耳朵裏。很覺着有意思。在俊生很高興聽到這些言
語。不大工夫。吃過晚飯。二位小姐嗽過口。李媽很小心。便把姊妹二人讓到西裏間
去吃茶。俊生飯後。也便溫習功課。又怕有人打攪。便把房門扣住。一邊吃着茶。一邊
看書。自八點看起。看到十點。兩個鐘頭的工夫。很清靜。一些聲音沒有。自己頗覺勞
累。便站起身形。打了一個舒長。在屋地上度步。記憶書中的文字。忽然聽見西頭簾籠
輕輕的响了一下。俊生一驚。側耳一聽。果有脚步走聲音。由那邊向這邊來。俊生忙坐
在椅子上。就聽脚步聲音已來至門外。心房裏不由得突突的跳了起來。就在這般光景。
就見那門兒動了一動。跟着就聽那黃二小姐在外說道。「好嗎。這是什麼時候。就上了
門。天才十點剛過一點。開門。」俊生忙道。誰呀。有事情嗎。她在門外道。有事。開門

。俊生道。有什麼事。明天再說吧。我要睡了。她道。我不是土匪。用不得天明開門。俊生以爲天氣尚早。李媽她們都還沒有睡覺。她又是一聲大聲的喚呼。和那深更半夜。低聲叫門不同。因一伸手。把鐵鈕抽開。說道。開了。就見房門一啟。那黃二小姐走了進來。她往屋裏一走。便有一陣香風襲了進來。俊生抬頭觀看。她已和白晝的裝束不同了。她已將她那件蟬翼薄紗的旗袍脫去。這時穿了一衣短衣服。上身穿一件淡青紡綢小褂。沿着白花邊。對襟白魚骨扣兒。這小褂瘦緊得很。將她的胸部累得鼓彭彭的。下身穿一條杏黃色的印度綢長腿散角褲子。褲角上沿着棗紅的花邊。腳上穿了一雙白緞子繡花圓口小鞋。米色的絲襪。小脚鴨兒。別提多麼周正了。往腰間看。因那小褂短小的緣故。隱約可以看見白褲腰。繫着粉紅小紡綢腰帶。往她面上看。這時她濃濃的擦了一層官粉。兩個小臉蛋上。抹了大銅子那麼兩塊紅。咀唇塗得和鮮血一般。一雙眸子。進到房來。先往床上床下瞧了幾下子。繼而掃視這屋子裏各處。就好像這屋子裏有什麼私貨。她負了偵察的責任。前來檢視一般。她一邊檢視這屋子。一邊將房門推上了。她的粉臉。漸漸扭過來了。她的水晶般的眼睛。注射過來了。俊生忙低下頭去。她嘿哧一笑。說出幾句言語。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媚歌一曲調感孤身客 粉箋飛來啼笑兩難爲

話說黃二小姐笑道。我想寫一封家信。那邊屋裏沒有信紙。筆墨也不現成，沒有法子。

只得來麻煩管先生。俊生聽了。忙起身道。原來是這事。可以可以。我將信封信紙給你。筆墨我此時不用。你都拿去。說着便將筆硯給燻送了出來。放在堂屋八仙桌子上。又給燻將信封信紙。送了出來。黃二小姐更走出俊生屋子。到八仙桌子旁邊一坐。却坐在東邊的椅子上。俊生忙忙走進自己屋子。將門兒輕輕的堆上。並上了鐵鈕。靠在門後。揚頭自思道。像燻這樣兒。若在這裏住長了。我是難找清靜。於我的名譽人格。都很危險。素芳她走的時候。沒有說定幾時回來。燻若在這裏還好些。俊生想了一時。便慢慢的走向桌前。坐在椅子上。將一本民法總則翻來翻去。不能寓目。心裏在突突的跳着。就好像身臨大敵一般驚惶。就像是敵人守候在門外。不時就要再進攻。俊生心裏這樣不安。那裏能看下書去。倒不如我早些息燈安寢。或可免許多煩麻。主意已定。便走至床前。只將鞋子去了。合衣倒在床上。他這裏剛一躺下。腦袋尙未着枕。就在這工夫。就聽外間屋裏椅子一响。跟着就聽脚步聲响。已經來到了門外。俊生心裏跳動得愈加緊張。就聽燻說話了。「好嗎。又上了門。這倒是何苦呢。」俊生裝做沒有聽見。她又道。燈也息了。難道睡了嗎。俊生仍是不答。燻推門道。管先生睡熟了嗎。俊生遂即假裝驚醒的樣子。哼哼着說道。誰……………誰呀、燻笑起來道。管先生真可以。這麼的一會工夫。又才睡熟了。打攪。開門。問你一個字。俊生道。什麼字？燻道，你開門呀。俊生道。我已脫了衣服。還是請妳說吧。燻道。脫

了衣服。好吧。我在門外請問你吧。那個無庸掛念的庸字怎麼寫哪。俊生道。用字嗎。她道。是的。俊生道。周文王的周字。去了口字。便是用字。她道。管先生你改人了。那個用字。誰不會寫。我問的是庸字。是天津庸報的庸字。俊生聽了不由得笑道。原來是大學中庸的庸字啊。她道對啦。就是那個庸字。俊生道。一点一橫。一ノ。一個橫山字。一個用字。她道。怎麼着啊。你說慢点。讓我聽明白。俊生遂又給她說一遍。越說越糊塗。她急起來。非讓俊生開門不可。俊生無奈。只得穿了鞋子。下了床。開了電門。披了小褂。開了房門。他一勇進來。幾乎撞到俊生懷裏。俊生忙往旁邊一閃。便走出去了。她也隨後出來。來到八仙桌子前邊。俊生剛拿眼瞅她字跡。她却急忙跑向前去。將兩隻玉手蓋了信箋。回頭向俊生笑道。我寫的差白連篇。你休要看。看完笑話我們。俊生見她一種做作。着實有些媚人。又見她爲人很亢爽。心裏便覺着這樣女子。倒顯着光明磊落。便笑道。我看你寫的字跡。頂少要有中學畢業的資格。怎麼連個中庸的庸字就不會寫。她把臉兒一遞。小嘴一撇。銀牙微露笑道。你別笑話我們。我們只在家裏念了幾年頑固書。那裏會有中學畢業呀。俊生一聽。益知她是故意搗亂。適才看她寫的字跡。逸秀整齊。最少要有五六年的苦工。這時聽她說在私塾讀書。諒來是個多才的女子。否則她既讀孔孟之書。便不會有這般風流態度了。俊生剛這樣思想的工夫。她又笑道。我讓你看看我寫的這個。你可不要笑話我。她說着慢慢的將玉手挪開。就好像她手下蓋着甚麼私貨

一般。俊生急趨身向前看去。仔細一看。大吃一驚。那字跡遠處看着整齊，此時近處一細看，俊生不由得看看小字。再看她的粉臉。那黃二小姐被他看的反倒不好意思的了。臉兒一紅瞪了俊生一眼。低頭說道。你看我們幹什麼。俊生那時因為敬重她的才氣。忘了一切。隨口說道。我不知二小姐是這樣一個風流自賞。多才多……：……俊生說到這裏。沒有說出下邊那個字來。黃二小姐就好像知道下邊是一個什麼字了。也不追問，只淡淡的說道。管先生太誇獎我們了。連一個庸字就不會寫。還多才呢。俊生明知她是故意一說。便笑道。您不會寫。讓我來寫給你，說着由她手中接過筆去。向一片白紙上。寫了一個庸字。笑道。這便是中庸的庸字。她看了俊生一眼。抿嘴一笑。她那一笑足以蕩人魂魄。俊生臉兒一紅。低下頭去。她由俊生手裏奪過筆去。她坐在東邊椅子上。將信箋舖在面前。繼續寫起來。俊生這時因喜愛她的字跡。便不願意去了。站在桌子前邊看她寫信。她繃着粉臉。筆桿兒正向腦門。玉手捏着紅桿筆。白銀指甲。亮的放光。長長的眉毛。寫一個字。往起挑一下子。俊生看了這種美態。心裏發生無限感想。只管癡呆呆的站在那裏出神。黃二小姐不大工夫，寫了三篇，她以為俊生都看見了，也不讓俊生再看，她連看也不看，便寫了信皮。摺了摺。裝了進去。拿着信望了俊生一眼笑道。麻煩管先生。就誤管先生睡覺。很對不起。明天見。她語罷。拿着信奔西頭臥房去了。俊生見她進去不多一時。就息了燈。自己便將筆硯拿回來。關了房門。

。坐在床沿上。默思這位黃二小姐。不是尋常之人。我今天下午把她看錯了。只當她是一個胡鬧女子哩。却原來是這樣一個多才的小姐。可欽可佩。俊生這一天夜裏。又未曾好生睡覺。翌日清晨起來。便上校去了。下午下課回來。却不見黃家姊妹。又不便問。李媽見少爺回來了。忙來送茶。告訴俊生說。小姐由天津來了電話。老太太的病。已經好了。不用惦念。她三二日內。便來北京。今天夜裏。讓你別出去。她想許還來電話。俊生唯唯稱是。晚飯後。不敢出門。好好的坐在書房。等候素芳的電話。一直等到夜裏十二點鐘。也不見有電話來。李媽進來說道。少爺您還不睡嗎。俊生道。小姐說今天夜裏來電話。怎麼這時候還不來呢。李媽道。少爺您何必這樣在心呢。小姐一到天津。事情就多了。不比在這裏。你睡覺吧。她半夜裏來了電話。我也來叫你。不過。小姐是個情理人。這時候她不給來電話了。她知道您每天還要起早上學。不肯就誤你睡覺。不像黃家小姐。沒情沒理的。自下午就出去了。到這時候。還不回來。吃晚飯的時候。就讓一大羣人候着她們。這時兒天都十二點過了。她們還不回來一個沒有出開的小姐。成半夜在外邊跑。真是改良年頭了。李媽一言未了。就聽遠遠的有說笑聲。知道是黃家姊妹回來了。俊生起初還以為是她們姊妹回豐台去了。頗覺悵然。此時一聽她們回來了。就好像得了一件什末喜事一般。李媽忙迎了出去。就聽那黃二小姐大聲說道。李媽你還沒有睡覺呀。累你等着我們。真是對不起。李媽道。小姐們這是那裏話呀。我們等着小姐是

應當的呀。小姐們這是從那裏回來呀。就聽三小姐嬌聲嬌氣的說道。我們在北海玩了一下午。在那裏吃過飯。到真光看電影。喝。李媽。片子太好了。說着已經走進房來。就聽黃二小姐問道。管先生還沒有睡覺嗎。李媽道。大概睡了吧。那黃二小姐道。睡了。怎末還開着電門。李媽道。想許是忘了。說着話三人已走入西頭臥房。李媽伺候過茶水。便出去睡覺去了。俊生坐在椅子上。側耳靜聽她們的動靜。李媽出去不多一時。就聽黃二小姐輕轉喉咽。低聲歌唱。其音婉轉動聽。只恨聲音小一點。聽不清她唱的是什麼歌詞。那黃二小姐就好像知道俊生在恨她聲音太低一般。她歌罷一曲。再歌一曲。却比前次聲音大了。但是因隔着西層門。仍是不能聽清她的歌詞。誰知那黃二小姐越唱越高興。竟由西臥房唱到堂屋裡來了。聲音洪亮。歌詞清晰。就聽她唱的是。

花兒正好。月兒正圓。人兒正媚。意兒正綿。啊……………多情的人兒啊
。別再遲延。

燈兒正暗。歌兒正甜。夜兒正靜。心兒正懸。啊……………有心的人兒啊
。勇敢向前。

綠槐上棲着老鴉。梧桐上飛着鳳鸞。鄉下姑娘。只配田家漢。摩登小姐絕不受人憐。花兒有種。人兒有緣。情兒要蜜。心兒要連。啊……………摩登的小姐呀
。不受人憐。

俊生聽她歌罷。心裡就好像絲絃拉牽。聽她這歌詞。幾乎是向自己而發。俊生那時。有心開門出去。却又沒有那末大的勇氣。不出去。又實在想着看她。便伏身在門的鎖孔下。將一隻眼睛由鎖孔裡向外窺視。但見她穿了長長的一件薄紗旗袍。是大綠色的。她這時已止住了歌喉。正在屋地上抬腿舉手。舉止輕盈。飄飄欲仙。有時回顧這邊房門。俊生見她一種少女美。活潑得可愛。心裡在想着。這樣女子她那裡知道煩惱。那裡知道發愁。一個心只知快活。她這時的輕跳妙舞。可以看出她內心裡是如何的高興。俊生正在這樣想着的工夫。不想她身兒一轉。碰在椅子上。因她一隻腳抬得過高。一時站立不穩。可憐她一個整個的嬌軀。摔倒在地。嚇得俊生失聲叫道。噯。可了不得啦。俊生這一聲喚。倒把她給嚇了一跳。俊生慌忙的開了房門。跑向前去。便去扶她。她却一隻手摸着她的腿腕。皺着鼻子。露着滿口的銀牙。合迷着眼睛。在養痛。俊生便往起摻扶她。她却往後仰身子。她那捲捲的青絲。散亂在俊生的米色西服褲子上。俊生道。小姐快起。地下有土。她吸氣道。痛的很。起不得。你把我抱到床上去吧。噯。噯。好痛呀。俊生見她怪可憐。便將右手由她腿下穿過去。左手托住了她粉脛。往起一托。便把她抱了起來。一直將她抱入西屋。她在俊生懷裡。偷偷看俊生。俊生裝做不知。只是她這一塊香肉。軟綿綿的富於肉感。俊生把她抱入西頭屋來。她妹妹這時却睡在床外邊。俊生只好把她隔着玉瑛的身子放入床裏。那玉瑛小姐一翻身。將毯子掉在了地下。俊生忙拾起來。給她

扔在身上。幸喜那三小姐因爲身體勞累。只將旗袍脫去。未脫短衣。便睡在床。否則俊生便要無地自容。那黃二小姐躺在床之上後。還是一隻手摸着她的腿腕。看她那樣兒。就好像不勝痛苦的樣子。俊生以爲這房裡。自己不能久在。必須要馬上出去。但又不忍她這樣疼痛。處於兩難地位。正在這工夫。那三小姐向裡一滾。却撞在她姊姊的傷腿上。



。黃二小姐一急。便狠狠的打了玉瑛兩巴掌。玉瑛小姐當時因痛驚醒。揉了揉眼睛。正待要和姊姊理論。一眼看見俊生站在她的身後。她嚇了一跳。慌忙將毯子往她身上蓋。她姊姊破啼爲笑道。瞧你這忙忽勁兒。值得這樣大驚小怪的嗎。俊生見她能說話自如。諒是不很痛了。便往外走。她急道。管先生別走。俊生回頭對她。她向俊生那壓一笑。俊生身上冷了一陣。說道。天已不早。我明天還上學呢。她出口道。上學不上學有什麼關係。誰不知道你是躲避我們。你不用裝好人。你的歷史。誰還不知道嗎。人家律師小姐叫什麼李淑貞……

。俊生臉兒不由得紅了。欲待分弁。尙未開口。她又說道。那個就打屈說了你。我們表姊這事。可沒有屈說你吧。我表姊的屁股。就看出大來了。乳部也發育起來了。沒有和你認識以前。那能有這種現象。你看着我們這乳部是什末形像。也說挺着她的胸部讓俊生看。俊生聽了她這樣言語。羞得無地自容。恨不想找個地縫鑽了進去。她妹妹一語不發。只瞪了一雙黑眸子望着俊生的臉。俊生心知在這裡沒有好處了。便不顧一切。帶門走了出來。一直回歸自己房來。關了房門。上了鐵鈕。脫鞋登床。息燈安眠。他癱在床上之後。那裡能入夢呀。心裡忐忑不安。在心思她剛才的言語。覺着這位黃二小姐舌如利刃。口似鋼刀。她若在這裡住久了。我的前途。便不堪設想。若不把她應耐好了。我在此求學。便不能成功。就按她這冷言熱語。誰也受不下去。她又不在乎。又不替人設想。假使就像她適才這話。若有他人在坐她這樣一說。不但於我的名譽攸關。便是於素芳的人格。也有大大不利。她却若無其事。順口這末一說。按她的學問說。很有点程度了。不想她說話竟是這味沒有分曉。她這人。也真教人摸不着頭腦。俊生這樣思想了一時。壁上鐘打過兩點。自語道。天已兩點。該睡了。明天還上學呢。便翻一個身。面向裡。欲待睡時。却又想起了她那媚歌裡。『人兒正媚。意見正綿。啊。多情的人兒啊。別在遲延。』俊生心裡在鼓動着。同時又想起她歌中的『夜兒正靜。心兒正懸。啊。多情的人兒啊。』勇敢向前。俊生耳朵裡就好像永遠充滿了她的歌音。這種歌音給予俊

生的刺激太深。尤其是夜靜人寢的時候。容易讓這獨燈下的旅客起非非之想。一個人的犯罪。是很容易的。只要你在剎那間。失了主宰。沒有主意。那你便有犯罪的危險。俊生他是深明法律的青年。他知道觸犯王法身無主的厲害。他更知道黃二小姐是個未滿二十歲的女子。不管她的貞操如何。她還是個親權保護下的女子。對她無論如何。不能有了超過男女關係的苟富。況且我受素芳的恩情。如此重大。她對於我的希望。是如何的厚大。我如何能自暴自棄。自毀其身。自找死路呢。俊生在恐懼難下走入夢鄉了。那黃二小姐待俊生走後。她便脫了旗袍。息燈安眠。不消說。一個情竇已開的少女。她經過了男子身體接觸以後。她內心裡。早起了衝動。欲思安枕睡覺。那是不可能的。她這一夜之間。只覺着臭虫咬。跳蚤跑。天氣熱。全身燥悶。她一時開了電門。尋找一遍。什味也沒有。說實在的。素芳的床上。就不會有臭虫跳蚤的。即便有。也不至於這樣多。竟鬧的不能睡覺。況且昨夜裡她在這床上睡。就不覺咬的痛苦。今夜就成了這樣情形。臭虫跳蚤不能在這一日之間。就生下這許多。何況她開了電門看時。一物全無。這不是別的。是因爲她的心裡煩燥。難以安枕。直鬧到三點以後。才覺疲倦。入了夢鄉。第二天起床時已是下午一點過了。她妹妹玉瑛小姐今天忽然要回家。想她大姊姊了。想她母親了。想她三嫂子了。非回家不可。黃二小姐起初斥責三小姐。說她來的時候。我不讓你來。你一心要來。非來不可。來了不到兩天。你又才想家了。我沒有錢了。那

裡有路費。你去找路費吧。有了路費我就把你送回去。況且我已寫回信去了。大姊姊大約今明日就要來到。那三小姐說什麼也不成。非回去不可。哭喊着要回去。經李媽勸說黃二小姐的結果。在這天下午兩點鐘。姊妹二人便坐大車回豐台去了。俊生下午下課回來。李媽先向俊生說道。管少爺你今天夜裡可要安安靜靜的睡覺吧。俊生一聽。還以為是黃家搬來了。她們今夜都到別院落去住呢。誰又知是她們回豐台去了呢。俊生一聽李媽說她們回豐台去了。心裡立時就有一種不安。也不知是怎末一回事。連他自己也不知是怎末一回事。她們在這裡的時候。總希望她們走。方覺平安。這時她們走了。却又有些悵惘。不過在這天晚上。俊生倒得清清靜靜看了半夜書。便很安然的睡了一夜。如此一連兩日。黃家毫無消息。素芳也不來電話。這天是個星期六下午。因在家中悶坐無聊，便到中央公園閒逛了一下午。及晚歸來。李媽却慌忙送來一信。俊生一看。見是學校裏公函。自己不知有什麼事情。忙將信拆開。是一張油印的通知。上寫道：

逕啓者茲因本校建築理科大樓估計需洋十二萬五千元教育部允撥五萬元下欠七萬五千元經本校全體學員及董事開校務會議議決本校董事及教職員負擔四萬元。肄業及畢業之學生負擔二萬五千元每人捐助由十元起碼自由捐助一星期內繳納事關全體學員利益幸勿推辭此致

管英傑先生台照

某某大學印

俊生看罷這張通知。可就爲了難了。自己手裏此時分文無有。素芳她又不在。也不來電話。這便如何是好呢。俊生爲了這點小事。便沒有吃好晚飯。自己在心裏想着。這事若在天津。無論如何。也不至爲難。總會自己有辦法。因爲自己在天津。地靈也就人靈了。來到北京。人地兩疏。這數十元便須爲難。正是地不靈人也不傑了。俊生爲這事。着急了兩三天的工夫。一點辦法也沒有。有心往天津給素芳去信。拿着我一個管英。就意思給她去信請她給寄款子嗎。因此俊生沒有好意思給李素芳去信。光陰過得很快。不覺便是五天光景。黃家來了大批僕人。已經佈置得有了眉目。只是素芳還不來京。那捐款期只有兩天了。俊生可真是爲難了。終日愁眉不展。就在這天下午那黃大小姐。同着黃二小姐來了。仍下楊素芳的住室。黃二小姐見俊生精神欠佳。俊生見她也是形容憔悴。不復上次那末活潑了。不知她是爲什麼。那黃二小姐見俊生愁眉苦眼。也在納悶。還以爲是和她害了一樣病呢。很有心問一問。無奈大小姐不比三小姐。三小姐年紀尚幼。什麼事情富着面也沒有關係。大小姐可就不成了。黃二小姐當天夜裏。躺在床上。便研究主意。預備明天想一個什麼法。把她姊姊賺出去。自己好問問俊生心裏有什麼事情。這樣愁容。她主意決定了。第二天去到張小姐那裏。讓張小姐給她來電話。把她約的去。我再乘機回來。問他究竟爲什麼爲難的事情。如果在可能範圍內。我能給他解決了。那是再好的機會了。黃二小姐主意既決。一夜無話。翌日她起床之後。洗嗽完畢。便到張公館

去了。黃大小姐自己在這裏看着僕人們。佈置一切。正在忙於佈置之際。忽然張小姐來了電話。言說有要緊事情。黃玉珍不知是她妹妹做的圈套。忙穿了旗袍。奔張公館而去。見了張小姐。是約她打牌。她妹妹也在那裏呢。黃大小姐有心不打。又抹不開張小姐的面子。當時入座。那黃二小姐黃玉琦她打了兩圈之後。便找了一個替手。溜了出來。駕車直奔大學而來。不消多大工夫。來到大學門口。下了車。到號房一問。那傳達便走了進去。多時出來向她說道。管英傑先生今天請了半天假。出去了。黃二小姐還以為是俊生病了。便上車一直回到李公館。來到跨院。上了台級。掀簾籠進了上房。她一言不發。便奔東頭俊生住室。推門進去。那裏有他的影子。黃二小姐不由得皺了眉頭。暗道他既是請了假。爲什麼沒有回來呀。她一邊納悶。一邊在俊生的桌子上亂翻一氣。忽然翻出大學的公函。她是無意之中。將信抽出來一看。見是油印的助捐通知。她便仔細看一遍。看到最後。一眼看見後邊俊生用鉛筆批的小字。寫的是。『此項捐款。本屬分所當然。無奈我居此地。舉目無親。又無友朋。素芳姊去津數日。不見回音。我此時手中分文全無限期已至。寧不急煞人也。』黃二小姐聽罷。不由得笑逐顏開。玉手一拍桌案。自言自語的道。原來他爲了這點小事爲難。無怪乎眉毛短了三分呢。這個日期。尚有兩天。今天他回來。問他打算捐助多少。我替他墊付。把小孩子愁出病來了。怪可惜的。黃二小姐她只管在房裏自言自語的說話。却被李媽聽了個真真切切。直待管少爺回來。把這

話說與管少爺不提李媽存心。却說黃玉琦小姐。她既知俊生是爲這點小事爲難。她認爲這整個的小事一段。當時便很放心的乘車回到了張公館。去接着打她那十六圈小牌直到夜間。和她姊姊雙雙歸來。那時俊生已經息燈睡了。而且已經入夢。睡得正在香甜之際。聽着她們回來了。自己也不作聲。直到她們姊妹沒了聲息。自己這才重新入夢。翌日起得床來。來到門後。猛然看見屋地上有個紙條忙合腰拾起。上寫道「英傑你今日下午在學校候我。我將捐款給你送至學校。勿誤。玉琦手啓」俊生一看這筆字。知道是黃二小姐所爲。暗道她怎知道我的事。不過她知道得太晚了。若在前兩天她這樣辦。免去我許多麻煩。俊生一方面這樣想着。一方面却又在驚異着這位黃二小姐的胆識。她和我見面才幾天工夫。就辦這樣事。不知她是出於誠意。抑或故意拿我開玩笑。我的捐款雖已繳上了。但是我爲看她虛實起見。今天下午一定在學校裏候着她。俊生思索已罷。將她的紙條。藏在身上。洗嗽完畢。她們姊妹尙無動靜。便攜了書本子。奔學校而去。直到下午放課時候。還不見她前去。自己那時心裏便懷疑到她。是拿我開玩笑。正携了書本子要回去的當兒。這時兒就見一名傳達領着她進來。俊生那時一見她居然來到。心裏對她的印象。立即轉變了。忙道。黃小姐妳請這邊屋子來坐。她點點頭。含笑隨在俊生身後。走入會客室。裏邊已有同學在會客。俊生道。我們到中央公館去談話。她道。你的捐款期今天到了。俊生道。捐款已繳上。不勞黃小姐費神了。說着已出了校門。她立追着要問

什末時候繳上的。俊生告訴她。到中央公園再說。她道。不成。我剛才出來的時候。是扯謊出來的。把捐款給你。我馬上還要回去。她說着便由皮夾裏往外掏錢。俊生忙按住她的手道。黃小姐我謝謝你。是已經繳上了。妳不信。這不是收據還在這裏。說着由民法總則書夾裏。抽出了捐款收據。讓她看。隨接過去一看。見上邊寫着「今收到管英傑先生捐洋三十元整」下邊蓋着印。她看罷望了俊生的臉說道。你繳上了很好。我看你爲這事愁得去了四兩肉。我表姊太很心。把你放在這裏。不管了。她說到這裏。瞟了俊生一眼。笑了起來。俊生臉兒一紅。由她手裏接過收據。仍夾在書本子裏。她道。既是這樣。我不能和你多說話。頭先坐車去了。你別和我一塊回去。有嫌疑。我姊姊很特別。她說着喚來一輛洋車。抬腿上去。回頭向俊生說「一句呆一會兒。俊生點頭。他便去了。俊生因她說。避免嫌疑。便不坐洋車。爲的是多耽誤時間。讓她先回去。便步行往回走。時候很長。才走了回來。李忠每天都預備着給車錢。今天見步行回來。便問少爺怎麼沒有坐車啊。這麼遠。走着不累嗎。俊生心裏有鬼胎。對於李忠這話。頗爲疑惑。認爲李忠想許是看見和黃二小姐說話。其實這叫做賊人胆虛。李忠坐在家裏。沒有出門。如何會看見他和黃玉琦小姐說話。俊生當時支吾着進了院落。那黃二小姐和她姊姊正在爭吵。也不知她們爲了甚末事。見俊生進來。都住了口。俊生放下書本。走了出來。那黃玉珍大小姐笑道。管先生放了課，俊生忙笑答道。是的。黃小姐搬家怎樣了。她

道。有了眉目。我嫂子她們大概在這三二日內使來了。黃二小姐漂了俊生向她姊姊道。姐姐妳願意大嫂子來呢。妳愿意二嫂子來呢。黃玉珍含笑。誰來都成。二嫂子千萬莫要來。她來到管先生就更不能安靜了。玉琦道。你的主意。和我正相反。就最喜歡二嫂子來。二嫂子多味漂亮啊。多味愛人啊。大嫂子半天不說一句話。說一句話也讓人不耐聽。我討厭她來。她們姊妹倆。說着說着又抬起槓來。俊生心裡好笑。想起自己當年在家時。和自己的哥哥。也是這般情形。其實這是親的表現。絕不是仇對的行爲。等她們姊妹倆都出了閣。再見了面就要客氣了。這天特別悶熱。李媽在院裡放下小茶几。放了幾把椅子。沏了一壺茶。俊生和她姊妹二人都坐在院裏納涼。就見那荷花開得水淩淩的。蜜蜂飛入花心。去採花蕊。間有蝴蝶飛來飛去。她姊妹二人時時在打着嘴架。俊生心裡頗爲得意。忽然間狂風大作。將院落裡花卉等物。吹得東倒西歪。眼見得濃雲四佈。蒼天欲雨。慌得三人都站起身形。李媽忙於收拾。就在這般工夫。就見空中霹靂一聲。沉雷四起。跟着又是一陣西北風。那雨點子好似銅錢大小。一滴滴似一滴的落了下來。霎時間大雨傾盆屋溜如注。這雨不是好雨。內中夾雜着黃豆粒子般的冰雹。只將那荷花荷葉。砸成亂孔。這雨越下越大。直下到晚飯以下仍是如故。那黃二小姐因爲聞雷胆怯。不敢到西頭房裡去。有她姊姊在側。也不好意思到俊生房裏。便和她姊姊坐在堂屋地下。看着那空中閃電。俊生這時。見她姊妹都在堂屋裡。自己便來到臥房。開了電門。坐在椅

子上。心想此時夜雨人靜，我何不給素芳她去一封信。讓她打問打問安月娥的下落。她究竟流落到甚末地步。昨天竟驟然間給我寄來五十元鈔票。俊生想到這裡，便將東邊抽屜開了。由最下邊取出了一封信。已經拆過口了。拿在手中。把那信封仔細端詳。左下邊寫着自天津法租界又昌里二號寄。俊生暗道。這又昌里在天津法租界甚末地方。我怎末沒有聽見過。她如何又到又昌里居住。又昌里是她的什末親戚。俊生一邊心裏想着一邊將紙箋抽了出來。再看一遍。見上邊寫的清清楚楚。寫的是：

俊生先生：

你救過我的性命。我是無以為報。寄食貴友家中。終非善策。因見你由北京來信。言說自今恢復學生生活。與津友好斷絕一切關切云云。你既有如此決心。我自當履行前言。自贖自身。供你學費。今隨信筒來鈔紙五張。計洋五十元。尚乞酒收。日後仍當陸續供給，你即安心讀書，是儂生死之望矣。餘不多書敬祝

學業進步

安月娥上

附鈔紙五張計洋五十元整

俊生把這信看罷。萬感叢生。認為這事。實所世所罕聞。社會上還沒有聽見有這樣事情。安月娥姑娘。妳只管這樣一來。豈不害了我嗎。俊生當時非常難過。但是轉而一想。昨天若不是接見她這封信，豈乎要把我愁煞呢。而今想着給她去信。她那住址不清。顯為捏

寫。法租界那裡有個又昌里。何況這郵票上的郵戳。是日界旭街郵局。和她信皮上的地址不符。我給她寫回信。也是白寫。而今且給素芳小姐寫一封信。請她在津就近到法界訪一訪。有這麼一個又昌里沒有。如果有請她調查調查月娥的現況。我心裡也好放心。俊生當時心思已畢。便揮筆給李素芳寫了一封信。內容除問老太太安外。便是月娥的事情。香官。原來俊生昨天繳到學校的捐款三十元。便是安月娥這筆錢繳上的。昨天黃玉琦二小姐到學校去找俊生。俊生請假出去了。便是去郵局支款去了。這話補叙過。却說俊生將信寫畢。封了口。聽了聽院裡雨已小了。便將窗子推開。看了看。仍是陰得沉沉的。並未放晴。但覺一陣涼風吹了進來。尙覺寒冷。便將窗子仍然扣上。自己因爲無聊。一個人坐在這屋裡。怪悶的。便開門走入堂屋。舉目一看。好嗎。她姊妹二人一個伏案而盹。一個竟在沙發上睡熟了。那黃大小姐伏案而盹。尙不覺怎樣。惟有她妹妹仰臥在沙發上。粉項搭在了沙發的外邊。提溜着腦袋。青絲紊亂。小嘴微張。銀牙微露。在那電燈光下。看着特別是她那副葱皮也似的臉皮。又白又嫩。紅都都的。好不愛人。她身上仍穿了簿紗旗袍。這時候。雨過天涼。室內溫度很低。像她這樣睡着。是最容易着涼的。俊生有心把她喚醒。看她睡的正在香甜。不願驚她。回頭再看她姊姊。身上也是只穿了一件簿簿的長衫。在這涼風襲侵下。無疑的要受涼。而要染病了。俊生看她姊妹二人今夜這般情形。猛然間想起了當年我在李律師家中。伺候大二小姐。她們夜晚的衣

服。有時拋在地下。我頓毫不覺嫌疑的給她們拾起來。替她們輕輕的蓋在身上。像今夜這種情景。我便不能如此隨便。若也過去替她們按蓋衣服。便有重大嫌疑。不去給她們按蓋衣服。眼見得她們這樣盹睡。必要受病。便去關那窗子。並且用力關。以冀有響聲。把她們震醒。誰知這姊妹二人。沉睡如逝。連動也不動。俊生將窗子關好了。不見她們醒來。心想現在天已不早。我也該睡了。鋪們這樣睡在這裡。無論如何不成。只得喚醒她們。心思至此。便站在遠遠的。喚叫黃小姐。黃小姐。醒醒。到房裡去睡吧。俊生喚了兩聲。不見動靜。究竟是俊生聲音微小。若是那當陽橋上的張翼德。她們早就驚醒了。俊生喚了兩聲。不見動靜。心想她姊妹二人。只管睡在這裡。不是耍的。睡一宵。一准病。便走向她們近些再喚兩聲。仍然不醒。索性走在黃大小姐的身旁。叫道。黃小姐。黃小姐。醒醒。到房裡去睡吧。俊生這樣喚了兩遍。仍是不醒。但聞着她的鼻孔裡香氣息息。由口裡流出了睡涎。流在桌案上。俊生見她不醒。便走向沙發近前。來喚二小姐。那黃二小姐也是睡的稀爛如泥。連動也不動。俊生見喚她們不醒。呆立了一時。自語道。不管她們了。我去睡覺去了。走到房門口。再回頭看一看。就見那黃二小姐翻了一個身。直了一直腰肢。口裡喃喃作語。就聽她口裡好像在叫着自己的名子。俊生便緩步向前。聽她的響語。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冤魂別故人姊妹受驚 惡少誘姣女暫築金屋

話說俊生剛要去睡。忽見黃二小姐翻了一個身。口中嚙語。好像是在喚着自己的名子。俊生便緩緩向前。去聽她說什麼。及至來到她近前。她却不說了。俊生呆立一時。見她不動也不語了。自己仍退回臥室。關了房門。就聽着窗外好像有人走路一般。心裏陡然一驚。頭髮根子發冷。俊生心說。這是什麼事情。便很畏縮的坐在床上。繼而就聽院裏兩滴水又下的緊了。便想剛才窗下的聲音。許是風吹的原因。便不害怕了。俊生剛這樣一想。就見那窗子叭哧一聲響。開了一扇。俊生這一驚非小。忙直了眼睛向外看去。黑漆漆的不見人影。便漲着胆子走向窗下。伸手將窗子關上。心裏總是在恐怖着。關了窗子。急速退身回到床前。脫了鞋。登床臥倒。將簿被子拉在身上。朦朧去睡。自己又想起。還沒有息燈。只得伸出手去。將燈息了。剛一息燈。就聽壁上的鐘。鐺鐺打過十二點。俊生便朦朧去睡。還沒有台上眼睛。就聽窗子叭哧又響一聲。活像是有人在外推的様子。俊生便側耳靜聽動靜。心裏是在突突的跳着。就在這般工夫。那窗子猛然開了。跟着就覺一陣陰風吹了進來。那窗子叭哧一聲。又自行關上了。俊生但覺着這房裏。陰氣侵侵。有異常情。方在驚恐不定之際。就聽脚步声。向床前走來。俊生那時可真是怕了。將被角掄的緊緊的。大氣兒不敢出。這房裏靜悄悄。陰森森地下的聲息。愈來愈清晰了。就聽那脚步聲音。已經來至床前。跟着就聽女子音香。唉！嘆了一口氣。繼之以泣。俊

生那時動也不敢動。心裏在想這院落裏。莫不是有屈死鬼。這樣嚇人。心裏這樣想着。身上已經嚇出一身大汗。就聽那床前泣聲。漸漸提高。微有聲息。俊生心想處此科學時代。那有這等事情。我倒要看一看。究竟鬼是什末形像。心思已罷。便要翻身向外。猛然聽着女子泣聲。有些耳熟。好像是久聞此聲一般。便遲遲翻身。就聽床頭作語道。俊生。你不要害怕。是我。我現在被人害死。無處投身。漂泊無定。心裏想你。對你有愧。此時特來看看你。我便去了。你回過頭來。讓我睜你一眼。我們便算永別了。其音婉轉可辨。俊生猛然聽出這聲音是李淑貞小姐。那還顧得害怕。便翻身坐起。回頭一看。但見一個憔悴的粉臉。垂着兩行眼淚。青絲紊亂。其形淒楚萬分。俊生一看。果然是淑貞小姐。當時驚呆了。欲待和她說話。怎奈喉如物堵。竟吐不出聲音來。就見她揮玉腕抹眼淚。看見她手腕上帶了幾條血痕。俊生方要問時。就在這般工夫。空中一聲霹靂。照得這房裏一亮。嚇得那李淑貞雙手一抱頭。奪門而出。俊生在那霹靂一明的工夫。看見她身上穿了一身睡衣。被雨淋的粘在了身上。可憐萬分。俊生這時也不知什麼叫害怕了。沒顧得登鞋赤着腳鴨子便跳下床來。三步併作兩步。來到門後。那門却仍在關閉着。俊生急開門的工夫。就聽堂屋裏那黃二小姐呀的一聲怪叫。其聲之恐。就像是豹子抓住頭子一般。俊生急切間。開了房門。舉目一看。電燈明亮。就見那黃大小姐仍伏案打盹。那二小姐嚇得軟在沙發上。喘大氣。這時那黃大小姐。才由夢中驚醒。看了俊生和

姊妹妹這種恐怖景象。忙問何事。這般惶恐。黃二小姐道。咳………咳………
………。嚇。把我吓死了。這………。這院裏有鬼。她說着已坐起身形。繼而說道。
我剛才被霹靂驚醒。忽然見一個披髮女子由東頭房裏跑了出來。穿了一身短衣服。被
雨淋得都粘在了身上。雙手抱着腦袋跑向我近前。把我嚇………嚇煞了。俊生忙問
。跑向那裏去了。黃二小姐道。我一驚嚇的工夫。沒有看見跑向那去了。你看堂屋門還在
關着。她一定還在這屋裏。她這一句話。說得黃大小姐變顏變色。就覺着身後好像有人
牽她的衣襟。忙向前走兩步。回頭看去。並無人影。俊生看了這情形。認定貞淑小姐她還
沒有出這屋子。便漲了胆子叫道。淑貞小姐。淑貞小姐。妳不要藏躲。出來有話咱們當面
講。俊生這樣喚了數遍。不見聲息。三人方在楞神之際。就見西邊那窗子。單獨的動了一動
。好像一陣風兒撲向前去的一般。遠遠的聽着一個女子聲音淒慘的一聲哀啼。三人都聽
得清清楚楚。他們這末一鬧。早把李媽驚醒了。李媽在西廂房裏問道。小姐們還沒有睡
覺呀。天都半夜多了。黃二小姐道。李媽妳快來。把我們要嚇煞了。李媽道。什麼
事呀。俊生也是害怕。便道。鬧鬼呢。你快來。李媽穿了衣服。冒着雨跑了過來。
。黃二小姐先將她的所見所聞。給李媽說一遍。黃大小姐也說那鬼牽了我的衣角。我一
掉他。就覺着一股陰風飛向窗戶去了。遠遠的又聽見女子淒慘的怪叫。李媽道。可不是
嗎。我剛才在夢中。被大雷驚醒。就聽着上房裏你們說話。不大工夫。也好像聽見在西

兩房女子怪叫一聲。俊生道。這事太奇怪。剛才我還沒有睡着。就聽着窗外有人走路。我以為是心裏疑影。誰知我躺下身子。那窗子竟不啓自開。我便大着胆子。閉上。仍去睡覺。不多時。窗子叭哧一聲響又開了。跟着又響一聲。又自行關上了。我很害怕。便朦了腦袋。誰知屋地下脚步聲。愈加清楚。來至床前了。先唉了一聲。繼以哭泣。再後向我說話。我還認識她。她是李律師的大小姐。名喚淑貞。而今尚在人間。並未去世。黃二小姐急忙問道。她可曾有病。俊生道。也並未曾有病。李媽道。想許是什來促狹鬼故意裝着李小姐面日來吓嚇你的。俊生聽了。深以為然。看官。他那裏知道在他來到北平這幾天的工夫。那淑貞小姐竟遭了不測。說起來。不但俊生要痛哭失聲。便是各位看官。也要點下同情之淚。這段書。關乎這部摩登花的全書興衰。不能不寫與看官。原來淑貞小姐自那天夜裏。被她父親賜以繩剪。讓她自盡。那安國勳藏在床下。待淑貞父親李律師憤然走去之後。(見三十六回)他由床下爬了出來。拉了淑貞小姐一把。低聲說道。你不要只管哭。到了這時候。哭也沒有用了。淑貞小姐扭一扭身子。仍是捂着臉哭泣。安國勳此時。又怕李律師去而復返。便將房門闔好。聽了聽李律師失血。昏倒在地。他心中甚為喜悅。便開箱倒夾。將淑貞和淑賢二小姐的私蓄。收斂已空。最後又在抽屜裏將他給淑貞小姐買的金貨。計有戒指六個。金鐲一副。翠鐲一副。鑽戒兩個。另有幾件貴重玩品。只這十幾件東西。便值三四千元。淑貞這時只顧着哭泣。也不加攔阻。

。那安國勳將貴重物品收斂起來。把淑貞小姐一拉低聲說道。你快跟我走吧。你這家庭是要不得了。淑貞小姐那時見安國勳收斂貴重物品。心裏早已明白了。知道是要逃跑她口裏雖然沒有說話。心裏早已默許。她准知道她的家庭之中。不能再收留她了。她父親的脾氣。是最分曉的。對於她這種敗壞門楣的行爲。如何能忍得下去。況且李淑貞小姐她在家庭之中。素日是說一不二。連她父親也須受着她的氣。她父親之所以受她的氣者。是喜愛她讀書聰明。將來還希望她繼承父業。甚可坐個女縣長。以耀門第。因此對她特別寵愛。而今她自己做出了這等下賤事。她自己也覺着無顏再生人間。無顏再見她的父母。但是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一個人。誰有一線生路。也不願意去死。何況淑貞小姐。此時尚在迷戀着安國勳。她以爲自己現在既見棄於父母。有這麼一位活財神。他肯衛護我。從此他逃去。便和我的家庭永遠脫離。也不見得比我這家庭不好。她心裏既是如此思想。那便算正碰了安國勳的心意。可惜李淑貞她聰明一世。她就沒有看出當時安國勳的情形來。那安國勳在這種恐怖的情勢之下。他還把淑貞小姐積私蓄的朦朧給砸破。把裏邊的角票銅子都包在手巾裏。他若是像從前那麼有錢。他絕不喜歡這幾錢。淑貞小姐她當時也許是只顧着羞愧而痛哭。神經許是錯亂了。否則她若有素日的聰明。此時就該把安國勳捉住。喚來警察。訴以強姦罪。或者自己持刀自盡。也可稍表貞烈。她竟放着這兩條路不走。竟和安國勳私逃。留下不貞之名。而其以後遭際。更是惹人傷痛。

閒言休叙。書歸正文。却說安國勳把房裏的貴重收斂完畢之後。拉了淑貞小姐說道。你把鞋子也脫下來。你我好下樓。逃走。否則穿着你這高跟鞋。下樓有聲音。淑貞小姐道。不穿鞋怎麼出門。她說着換了一雙平底皮鞋。安國勳仍是赤着腳。不穿皮鞋。和淑貞由西頭那房裏繞出來。下了樓。逃出門外。胡同口有兩輛洋車。二人也沒有顧的講價。便上了車。那警察見是李律師的大小姐同着一個男子出來。也沒有介意。那安國勳把一個大包袱放在他脚下。蓋住他的腳。所以路人也看不見他沒有穿着鞋子。兩個車夫。走出多遠。方才問道。二位少爺小姐是那裏去呀。淑貞道。到世界消開公所去。國勳忙道。不到那裏去。我們先到大南飯店去囉。淑貞小姐不知他是欠下世界消開公所的房金。還以為是他怕被別人瞧見。瞧出破綻呢。並未參言。兩個車夫。因為沒有指。到官銀號給倒了兩輛車。國勳將淑貞小姐的銅子付過車資。另上了帶捐的洋車。直奔大南飯店而來。由官銀號到大南飯店。是一直的路程。不消多大工夫已經來到大南飯店門前。下了車。問了問裏邊有房間。夥計付過車資。開了樓上十三號房間。淑貞小姐見這房間不大。倒很講究。靠西牆放下一張小銅床。床上被褥齊全。臨南窗放下了桌子。桌子兩旁放了兩把椅子。東邊一個茶几。茶几兩旁。放了兩個小沙發。門後有臉盆。自來冷熱水。這邊一個小方桌。桌上放了一架電扇。夥計這時將電扇開了。繼而便向國勳要房金。笑道。請您先存幾個錢送到櫃房去。國勳是久開房間的熟手。對於這種規矩。當然懂得。凡

是沒有帶着行李的客人。進門先交房金。國勳當時把手巾打開。裏邊有銅子。有角票。有紙鈔。有現洋。這一手山錢。俱是淑貞和淑賢朦朧裏的錢財。國勳當時由手巾裏。檢出幾張鈔票。看了看一共五元。向夥計笑道。你先拿去。我們住不長久。不夠時算賬時再說。夥計笑道。好好。說着連拿了茶壺去。不大工夫沏了茶來。並拿了店簿子。笑向國勳道。您貴姓。國勳知道是要寫店簿子。她今天夜裏不比每日。今天乃是拐誘少女而開房間。不能寫真實姓名。便道我姓莫。名叫豪心。夥計寫了他的姓名。又寫了他的年齡和籍貫。隨後便寫問淑貞小姐。淑貞小姐見國勳說的是假名假姓。自己當然也要寫假名假姓了。當時想了想說道。我姓隋名叫士落。夥計寫她的名子時。很覺奇怪。但是也不便加以過問。便又問她年齡籍貫。都是隨便一說。沒有一句真的。夥計也不管這些閒事。寫畢便去了。國勳見夥計走了。親自把房門關了一關。回轉身來。向淑貞小姐笑道。好了。我們倆從今天起。便算成了正式夫妻。也不枉我渴想一場。淑貞小姐那時心如亂麻。對於國勳這話。也沒有注意。國勳見她不語。只呆呆的坐在床沿上。一副粉臉。淚痕尚在。那個樣兒令人看了。真是又愛又憐。國勳忙由門後。打來一把熱手巾。給她擦臉。她搖搖頭道。我不擦。國勳道。妳臉上太不好看。眼淚把粉都重了。一道子。一道子的很不雅觀。你沒有看見剛才夥計寫。店簿子的時候。總着妳嗎。國勳說着便去替淑貞擦。淑貞小姐忙道。我自己來吧。我自己來吧。國勳那裏聽提。早一把一把的給淑貞小姐擦上

去。却把個萬錐刺心的淑貞小姐。給門得顏開色笑。國勳一見美人笑了。他的精神可就更大了。當時他見淑貞小姐擦過了臉。因見自己脚下沒有鞋。未免笑話，再看屁股上。一大灘污水。尤其不雅。他才想起夥計剛才寫店簿子的時候。上一眼。下一眼的打量自己。原來是爲了這事。說實在的。這天夜裏。安國勳佔了淑貞小姐的便宜。若不然就按他進大南飯店景像。身上狼狽不堪。脚下沒有鞋子。給房錢的時候。打開手巾。裏邊的錢財亂七八糟。若不是有淑貞小姐和他同來。夥計早拿他當做了搶匪。那夥計因見他有女子同來。便不疑他是搶匪。但也可看出他不是正經東西。不過開飯店是爲的營業。只要官面不查。樂得賺幾元房金。這話按下不提。却說安國勳。當天夜裏。因爲時光太晚了。各商號均已上了門。想買衣服和皮鞋。也必須明天見了。當時把西服上衣和西服褲子。一併脫去了。上邊只穿一件長衫。下身只穿一條短褲。把夥計喚來。領到澡盆室去洗澡。這房裏只有淑貞小姐一人。思前想後。心裏自然是忐忑難安。只在拿主意。和他久在飯店居住。不是辦法。而且這種地方人雜。若被熟識人遇見。可怎麼說呢。我必須要求他一同逃往外埠度日。方覺安定。淑貞又一想。逃往外埠也不好。想國勳的財產。都在天津。若和他逃往外埠。這裏財產如何管理（？）可憐淑貞小姐還不知國勳已將財產蕩盡。尚在痴想着這層。這是閒話。却說淑貞小姐以爲久居飯店不似安家度日的夫妻。必須要安家居住。方能做主婦。又一想。我和安國勳的私逃。日後必爲各方知曉。我

若和安國勳住在他自己的房子裏。便有被捕獲的危險。那時無論我無顏再見我的父母。於他更有莫大關係。我父親乃是律師。最好打官司告狀的。他將我們捕獲。一定要辦他一個罪名。那時豈不將我二人的良緣拆散。將他押入監獄之內了。我是再嫁呢。是守節呢。再嫁吧。未免對不起他。不嫁吧。像我這麼大的年紀。就給他守活寡。那又未免可惜。這樣很有危險。看起來一不住飯店。二不住他自己的房子。必須要找個背靜地方。賃房居住。既可當主婦。又免被捕危險。等他洗完澡。進來了。我向他商議。他既是愛我如此。必能順從我的意思。淑貞小姐心思已定。只等國勳進來。與他商議。不大工夫國勳浴罷歸來。淑貞小姐一看。就見國勳紅都都的臉蛋。滿面春色。笑嘻嘻的走了進來。見淑貞坐在床上。將房門一閉。走向床前。便往床上一倒。淑貞小姐忙往起坐身。他用手抱淑貞小姐笑道。你別起。我們這就睡吧。淑貞小姐掙扎道。我有話和你說。你不要動手動脚的。國勳道。賢妻你有什麼話說呀。淑貞小姐聽了國勳呼喚。賢妻。她心裏機凌的一下子。就好像看見俊生站在床前一般。但是事實上並沒有俊生前來。這是她一種幻想。這種幻想是由刺激中得來的。她當時呆了一時。國勳催道。妳有什麼話說。快說給我聽。淑貞小姐道。這話很重要。咱們坐起來研究。國勳見淑貞小姐很鄭重。便撒開手。也隨着坐了起來。淑貞小姐看了她一眼道。而今我已和你私逃出來。我便算是你的人了。雖然沒有正式結婚。但是在今天夜裏。我的貞操已經完全被你破壞。能二人形式

上雖然不成其夫妻。但是實際上已到了夫妻程度。你是我們的丈夫我是你的妻子。這當然是你所贊成的吧。國勳忙道。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我當然是你的丈夫你當然是我的賢妻了。淑貞聽了國勳這話。一種得意之色。現于眉梢。繼而說道。我既是你的妻子了。對於你的財產。當然有管理權。國勳一聽她這句話。心裏跳了一跳。暗道。我那裏還有財產。所有財產都在面前包袱裏呢。這是國勳心裏的言語。他不肯說出口來。却虛偽的點頭道。那當然了。我的財產。便是你的財產。以後不分彼此。自然應屬你掌管了。淑貞道。現在最切要的問題。財產還在其次。第一步要先解決我們的住址。這飯店裏不是久居之地。必須要搬家。而且要佈置正式家庭。像世界消閒公所那種地方。乃是燬人爐。以後你我是不應再到那裏去住了。因為那裏消耗太重。有多少金錢在那裏揮霍。國勳忙道。妳見得極是。我在那裏邊扔的錢就遠的去了。我已決計不再進那門邊了。國勳口裏這樣說着。心裏却在想到自己欠世界消閒公所的一千餘元房飯賬。無法清償。還到那裏去找沒趣嗎。不用妳囑咐我。我也不去了。這也是國勳當時心裏的言語。却說淑貞小姐繼續說道。飯店和那世界消閒公所都不是我們常住之地。我們必須要到背靜地方去安家居住。但不知你的房產都在那裏？有沒有在背靜地方的。如果有在背靜地方的。咱們就到那裏去住。省得花房錢。但是也不很方便。因為凡是你的房子。恐怕都爲人所知道。將來我父親不能干休。恐怕要四處尋我。那時他聞到風聲。知道是你和我一塊私逃

。他必尋找你的下落。咱們若住自己房子裏。便有被我父親尋獲的危險。爲今之計。錢是又不能節省的。必須要到背靜地方去賃房居住。不知你的意見如何。國勳一聽。正和心意。暗道。你要是想到我自己房裏居住。這一輩子恐怕辦不到了。因爲我的房子早經我先後出賣變錢花用了。而今你不到我自己房裏去住。那算你救了我一命。替我解決了一個難題。當時說道。很好。我很贊成。咱就是這麼辦。明天咱就去找房子。你看如何。淑貞小姐一聽。心裏歡喜。忙道。好極了。越快越好。因爲住飯店不是好地方。國勳道。賢妻說得極是。我也是如此想呢。二人越說越投機。淑貞小姐她若是有了笑容。那更是惹人興奮的。她這時因聽國勳模樣答應於她。不由得喜形於色。面上充溢出一片笑意。國勳原是個色中魔王。這時又是洗澡回來。特別興奮。便不依分說。把淑貞小姐一推。推倒在床上。一邊替淑貞小姐解扣絆。一邊笑道。適才在你家。事情還沒有辦完。被你父親冲散了。好不掃興。這時來到這裏。可以隨隨便便。自自然然的玩了。淑貞小姐待他把扣絆解開後。便道你起來。讓我自己脫衣服。在淑貞小姐是因爲到了這時候。自己已是有家難歸的人了。惟有順從他的意思。好生逢迎於他。自己好依靠他度日。一個女人。到了這般地步。自然於無形之中。便軟化了。當時她讓國勳起手。她自己真就把旗袍脫去了。露出了一身短衣服。那衣服很是瘦小。緊緊的貼在身上。胸前鼓繃繃的。脂香由懷中透出。下身穿了一件短褲紋。國勳看那褲紋上。尙有班班点点的血蹟。他知道這是在淑

貞小姐房裏沙發上的過處。他當時裝做沒有看見。便跳身上床。伸手去摸淑貞小姐。那淑貞小姐正在脫袜子。因他一伸手。自己一笑。幾乎跌在樓板上。國勳伸手把電燈一息。可憐李律師的大小姐。在這天夜裏。伴着一個萬惡滔天的色魔王睡了一宵。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買物爲餌俏姑娘上鉤 芳體失調李淑貞招嫌

話說翌日清晨起來。那淑貞小姐已非故人。居然成了安國勳的伴宿鴛鴦。在我們旁觀的人。不應加以岐視。只可惜那安國勳太無心肝。得隴望蜀。又開展了他的畧誘手段。原來他這天起得床來。洗嗽完畢。讓夥計買來衣服和皮鞋。他和淑貞小姐二人出了飯店。便奔法界而來。那安國勳在從前住在消閒公所的時候。對於法界的地理非常熟悉。他腦筋裏印着一個「多美里」。現在他和李淑貞小姐組織小家庭。當然要在「多美里」賃房子居住。其實法界並沒有這麼一個「多美里」。這個多美里是安國勳腦筋裏所印成的。原來他住在世界消閒公所的時候。每當夕陽西下。涼風息息的時候。他便一個人走出世界消閒公所。到教堂前後左右一帶去閒溜。他消溜用意。簡之就不能筆之於文了。不過我們爲了寫下邊這段風流而又可恨的故事。便不能寫出他閒溜的用意。原來那時候是在夏季熱天。住在教堂前後左右的人家。每當夕陽西墜的時候。便走出家門。在馬路上走動。有那家訓嚴緊的人家。少婦長女不敢公然到馬路上走動。但是天氣的苦悶。在房裡

坐不住。不由得也要到門口站一站。起初是在門口小立。得到了家長的原諒。不加干涉。越立時越長。在這種漸進的情勢下。做家長的也便不以爲然。且說教堂附近有一片住房。裏邊的住戶。俱是中級社會人家。衣履裝飾都是很摩登的。因了這一片住房廣大的原因。當然住戶也就多了。那個住戶家裡都斷不了少婦長女。這是一定的道理。這一片小紅房子。蓋的特別矮小。每個院落也是很窄小。屋子更不用提了。比較起河北一帶的房屋。差不多每間要小一半。胡同也是窄得車難併行（洋車）。到了冬季。住戶都畏着寒風的襲侵。一個個都藏在房裡。圍爐取暖。這胡同裏頗嫌悄靜。只是一到了夏季。天氣熱起來。屋子小。人口多。在屋裏是不能過活的。必須要到院子裏坐着。但是院子又很小。除給老太太按下地盤外。簡直就把院子占滿了。於是一般心情浮動的少婦妙女。便要往門口發展。於是每到夏季。這個地方。便熱鬧起來。艷婦美女。有的穿了蟬翼長衫。拉了小寶寶。站在胡同口外。有的只穿了短小的單衣。依門而站。這其中有一家人家。住在胡同口第三門。主人翁姓張。是個三十歲的寡婦。膝下無兒。只有一位姑娘。名喚小鳳。生得聰明伶俐。現年已是十五歲。張寡婦在此地居住甚久。這所院子共是九間。是張寡婦的丈夫在日包下來的。一共是三十元錢。每間合不到三元五角錢。自她丈夫死後。沒了准進項。便將這房子轉賃出來。每間在平常時期。可賃五六元錢。每間可以賺個三元兩元的。若是遇上戰事。三百二百的就賺了。張寡婦和女兒小鳳。相依度日。

倒也無虞衣食。張寡婦原是名門之女。所以對於小鳳管教得十分嚴緊。在冬季時候。那小鳳姑娘連房門都不出一步。可是到了夏季。就不能像冬季一樣了。到了夏季時候。在東鄰西舍的大閨女小媳婦。一個個都要到門口乘涼。那小鳳姑娘起初原是不敢到門口去的。有一日天氣過於悶熱了。連張寡婦也在房裏坐不住了。揮汗如雨。娘兒倆個。便走到院裏乘涼。誰又知上房的王家早把院子給占滿了。張寡婦不自主的走到們口來站。這倒是不巧不成書。她娘兒兩個。永遠也沒有在門口站着過。今天這是頭一次。就見這胡同裏。粉腿林立。妙女穿梭般的走動着。做小生意的。不遠一個。不遠一個。小鳳道。娘啊。慫恿這胡同裡這般熱鬧。我們都不知道。張寡婦道。是的。我們不常出來。那裏知道這胡同裡這般熱鬧。娘兒倆正在說話的工夫。那小鳳姑娘一眼看見胡同口外走過一個少年。那少年穿了外國式的衣服。登了淨亮的大皮鞋。站在胡同口外向胡同裏死瞅。小鳳一眼看見少年抬着頭兒。向自己望來。小鳳往低下頭去。誰知那少年兩隻手插在西服兜裏。竟走向胡同來。小鳳一看事情不好。便拉了媽母親走回家來。那少年由門口走過。扭着頭兒向法院裏探視。只有小鳳留着這份神。所以她把這少年看了一個真切。她見這少年油頭粉面。衣服闊綽。是個風流人物。芳心裏未免跳一跳。自這天起。小鳳時常背着媽母親。到門口小站。一共看見了那少年兩次。以後就不見了。在小鳳心裏是在莫明其妙。但是自這事以後。小鳳的生理便有了絕大的變化。不過因為她母親管束嚴緊。無

由發展。同院裏俱是些老醜之輩。都瞧不入小鳳的眼裏。忽然東房住的李家。搬了家。空下一間房子來。張寡婦自然要求人寫了一個召租條。貼在了胡同口外。這召租貼上沒有半個鐘頭的工夫。就有賃房子的來了。是個老頭子。小鳳一見這等老頭子來問房子。先自不悅。偏是母親到上房去了。老頭問多少錢。小鳳道。這間房子從前賃八元錢。你住還給八元吧。老頭子一聽。便搖頭去了。小鳳忙關了大門。自語道。誰希罕你這樣的住戶。怪討人嫌的。張寡婦由上房裏出來。問小鳳誰來賃房。怎麼沒有告訴我。就讓人家走了呢。小鳳鼓起小咀道。是一個窮老頭子來賃房。看他那一身衣服。便知道是給不起房錢的。張寡婦道。你不要這樣說。別看衣服不講究。未必不趁錢。娘兒兩個正在說着。却又聽着叭叭……的拍門聲。小風忙去開門。兩扇門兒一開。小風她抬頭一看。大吃一驚。就見是前些日子在胡同裡走來走去的那油頭少年。身旁還領着一個很窈窕的女子。小鳳看了。低垂粉脛。一語全無。那少年看了小鳳一眼。也很驚異的樣子。繼兒說道。妳們這院裏有間房子嗎？小鳳低聲道。是的。祇有一間。那少年道。一間就成。說着回頭向那美女子笑道。咱們進去看看。說着二人走入院來。張寡婦不住上下打量這二人。到東房裏一看。那油頭少年先自說道。這房子很好。我們就在此安家。那女子毫無主張。只点了點頭。少年問張寡婦道。這間房子多少錢。張寡婦道。就是你們二人住嗎。少年道。對啦。就是我們二人住。張寡婦道。這間房子從前賃八元

錢。現在你們要是住。就給七元錢好了。那女子聽了說道。剛才在那邊有一間。才要六元錢。怎麼你這房子就七元呢。那油頭少年不等張寡婦說話。先自說道。這間房子比那一間強多了。女子道。不都是這樣的房子嗎。而且都是東房。怎麼就比那邊強呢。閱者愠道。這兩個賃房裡是誰。說起來大家都認識她們倆。正是安國勳和李淑貞小姐前來賃房。那安國勳前些日子。曾兩次看見小鳳姑娘站在門口。真個是豐姿綽約。美艷動人。便存下了不良之念。屢想設法誘惑。只是沒有機會。後來就認識了李淑貞。只顧着誘惑李淑貞。就沒有工夫到這裡來。而今李淑貞業已到手。要賃房居住。正好要到這多美里來。離此相近。時候一長。第三門裡的美人。便有希望。這是安國勳一片心思。誰可知天假其緣。偏是張寡婦院裡就有人搬了家。有了空房二人業已在胡同裏找了半天。找到一家。也是有東西一間。安國勳見那院裏俱是些鷄皮鶴髮的老婆子。還有一個麻閨女。醜的不敢看。房錢才要六元錢。安國勳不住。便和淑貞小姐走出來。另向前找。然忽看見第三門口。有個紅條。乃是召租的條兒。安國勳一看這個門口。心裏無名喜歡。便向前拍門。就聽門裏清脆的應了一聲誰呀。跟着門啓處。現出一個絕色美女。安國勳一看這女子。但見她上身穿了一件白布小褂。下邊穿一條小紅綢褲子。小褂很短。相着花邊。脚下穿了麻絲白袜。登了一雙繡花平底軟緞鞋。是青色的。往上看。胸部平亘。尙未發育。端得是個純潔少女。再看她的面部。太美麗了。長長的眉毛。大大的眼睛。

雙眼皮兒。鼻如懸胆。口似塗朱。一副粉面。真不亞出水芙蓉。烏髮半截。梳子兩個小辮。小辮上繫了兩塊青綢子。安國勳看了這樣一個美人。當時魂離神散。心裏早打好主意。房子便是二十元一間。也要在此居住。況且我已和她見過兩次。看她的神色。又是一個風流人物。最易上手的。安國勳當時同了淑貞小姐走了東廂房。看了一遍。問租價。張寡婦要七元錢。淑貞小姐見國勳剛才六元尙且嫌價大。這間要七元錢。當然更不住了。便先自說得太貴。可憐的淑貞小姐她那般聰明。就看不出國勳的這番意思來。她就不知道那間房子要六元錢。他不住。他是因爲院子裡沒有艷婦。也沒有美女。所以他才不住。他並不是嫌房錢太貴。這時安國勳看見了小鳳姑娘這樣一個美貌多姿的妙女。他的不良之念。油然而生。因了這般緣故。所以他當時並不向張寡婦還價。即時由腰間取出了七元錢。慷慨的給了張寡婦。張寡婦不知這東西的用意。是在她女兒身上。當時以爲這間房子。多賃了一元多錢。心裡十分歡喜。忙問你老貴姓。安國勳便將昨天他和淑貞小姐擬就的假名說給張寡婦。他改姓曹字。淑貞小姐改姓孫字。那張寡婦便問曹先生你什來搬呢。國勳道。我們這就搬。這屋裏也不髒。牆還很白。我們也不刷漿了。馬上就往這裡搬。張寡婦道。很好。你們搬吧。說着送了出來。國勳伸手把門口的召租條揭了下去。便和淑貞小姐一齊到當舖裡。把鑽戒當了三百元。買了一套傢俱。用去洋二百餘元。僱車拉到張寡婦家來。當日把屋子佈置妥當了。張寡婦又過來問淑貞小姐夜間

点煤油燈呢。点電燈呢。若是用電燈。一個燈頭每月一元錢。只買一個電燈泡兒就得了。安國勳不待淑貞小姐回答。便搶着說道。當然点電燈。我去買一個電燈泡子去。這那天已昏黑。國勳將泡子買來。按在燈口之上。即時房裡亮如白晝。這間屋子。收拾得還是真不錯。一切滿是新的。新架新被。新桌子。新椅子。新茶几。新橙子。新洗臉盆。新碗新碟子。安國勳自然是心滿意足。歡喜非常。眼前現有淑貞小姐供他隨便玩弄。對過西廂房裏。有那二房東的小鳳姑娘。又是那般美麗的人兒。北上房裏。還有兩個年青美婦。都是將來希望的人物。這安國勳他是一百分滿意。覺着比在消閒公所還有意思呢。可是淑貞小姐今天一見國勳沒錢買傢俱。把自己。鑽戒給當了。心裡已然有些明白過來。知道是上了安國勳的大當。暗暗心酸。後悔是來不及了。想逃回自己家去。家裡已也不能回去了。在這裡住下。准知不能長久。前途危險萬分假使淑貞小姐在這時候。逃出安國勳這東西的範圍。仍回到她自己家中。向她母親悔過。讓她母親向她父親解說。出不致於以後的慘史。這個怨只怨。李律師素日性情暴躁。這時淑貞小姐不敢再回家去了。因為若是回去了。她父親是不能相容的。淑貞小姐此時既已明白安國勳是窮光旦一個了。自己又不能回家去了。心裏那份難受。恐怕只有天知道。處此情形之下。又不敢埋怨國勳那東西。恐怕他狼心一犯。把自己拋棄了。豈不是更陷於無所歸宿了嗎。因了這般原因。淑貞小姐有眼淚往肚子裡流。不敢流在面上。國勳他這時又有了新希望。自然

不把淑貞小姐放在心上。這天夜裏。安國勳和淑貞小姐雖然同床而眠。便有些異夢了。他在想着那小鳳姑娘。他覺着淑貞小姐是一塊臭肉了。擺在他的面前。頗爲厭惡。閱者。安國勳在得到淑貞小姐以前。他是如何的顛倒呀。他爲了淑貞小姐下了多少苦心。（見摩登花第二集）他剛把淑貞小姐的真操奪到手中。未及兩日工夫。他又才厭惡了。閱者當然記得。安國勳是昨天晚上到淑貞小姐繡室裡沙發上。將淑貞小姐的真操點破。當天夜裏又在大南飯店。和淑貞小姐同眠了一宵。他尙在快活。今日是她奪得淑貞小姐真操的第二日。他才現出這種樣子。他又在想着張寡婦的女兒小鳳姑娘了。他這一宵之間。何曾安枕。總在心思着什麼方法。可以把小鳳弄到手中。他想了半夜。也沒有想出具體的辦法來。很是懊喪。後來腦子忽然一清醒。想起了一句俗語是。烈女怕纏郎。像李淑貞這樣剛毅的女子。尙且到了我的手中。何況這麼一個沒有讀過書的混美姑娘呢。而且我現在又和她同居一院。機會正多。且不要懊喪。總有到手的那一天。安國勳當天夜裡也不理淑貞小姐。便自行睡了。淑貞小姐心裡似亂麻。千頭萬緒。不知如何是好。怎麼想。怎麼不對。真個是悔不當初。但是到了而今。也只有聽天由命了。直到天亮時。方才走入夢鄉。那安國勳一覺醒來。抬頭看了看馬蹄表剛剛七點過點。就聽着西廂裏張寡婦母女說話。安國勳看看淑貞小姐。仍在沉睡未醒。他使自已穿了衣服。下了床。輕輕的開了房門。說也怪了。好像是老天爺有意似的。他這裏一開房門。那邊小鳳姑

娘也正開房門。當時二人打了一個照面。國勳就見那小鳳姑娘此時還沒有梳洗。頭髮亂蓬蓬的。倦眼迷迷着穿了一身短衣服。腳下的鞋子。尙未提上。她見國勳看她。忙往回抽身。但是倦眼仍在釘着國勳。國勳看了小鳳姑娘這個樣兒。心旌搖搖。正在此時。淑貞小姐翻了一個身。把國勳嚇了一跳。回頭看時。淑貞小姐又睡熟了。國勳再向西房看去。門兒已經關上了。不見了小鳳姑娘。國勳在恨着淑貞。不該這時翻身。把我嚇的回頭看你。讓她關上門兒了。國勳悵悵的走回房來。便往嗽口。孟子裏倒了水。拿了牙粉。到院子裏。將嗽口孟和牙粉都放在窗台上。一邊刷着牙。一邊向西房看去。果見那小鳳姑娘在房內向着窗戶正在梳頭。她不時向外邊瞥一眼。國勳心裏這小妮子果然有意思。懂得風流耍子。我且給她一個痛快。看她如何接受。國勳想吧。便將戒指。摘下來。放在窗台上。刷完牙便向房裏去了。裝做忘了的樣子。不大工夫。就見那小鳳姑娘由房理出來。到窗台上將戒指拿了起來。喚起來道。娘啊。這是誰的戒指。丟在這裏。張寡婦出來看了看說道。還是一個真的。這是誰的呢。國勳忙出來笑道。是我的。剛才放在窗台上。忘了。我的記性太糟了。那小鳳姑娘白瞪了一眼。向西房去了。國勳看不透小鳳是什麼意思。他的本意。原打算讓小鳳拿的走。無形之中。便算送給她了。誰知小鳳却嚷了出來。弄的國勳好生無趣。那小鳳姑娘雖然這樣對待了國勳。但是她芳心裏也便由此衝動起來了。由這天起。國勳在此居住。便不時設法引誘小鳳姑娘。小鳳姑娘起初是不接受

他的任何禮物的。後來時候一長。便有相當的機會。賜予了國勳。有一次小鳳在院裏劈皮柴。將斧子頭兒丟了。一下子正打在國勳的窗玻璃上。除把玻璃打破一塊外。還把桌子上的茶碗打碎了兩個。把桌子損壞了很大的一塊。幾乎沒有傷着國勳。嚇得小鳳面如土色。張寡婦由房裏跑出來。便大罵小鳳。不用心。你只顧什麼呢。鬧這大的亂子。張寡婦說着。便去打小鳳。國勳忙跑了出來。攔住張寡婦道。不要緊。不要緊。這是誤錯。不是故意的。誰肯故意的做這事呀。您不要嚷了。您不要責備姑娘了。姑娘這時心裏早吓的不知怎樣了。您再這麼一鬧。要把給吓病呢。張寡婦道。這幸虧是曹先生。若是從前那姓李的在此住着。這下兒房錢不用要了。還要賠他財產。曹先生都是壞了什麼東西。我一齊賠償你。國勳笑道。那裏話呀。同院住着。誰能沒有錯呀。難道這是我把您的玻璃打破了。還讓我賠嗎。張寡婦道。曹先生你不要這樣。玻璃自然是我這二東按。便打壞的茶杯等物。我也要如數賠償呀。國勳笑道。太笑話了。別說打碎了兩個茶杯。便是打在人的腦袋上。也是誤傷。張奶奶您就不用管了。玻璃茶杯。讓我自己添吧。國勳說到這裏。又向小鳳姑娘很鄭重的說道。您不要害怕了。這種事。誰也免不了。李淑貞小姐見國勳如此說話。也只好出來要慰小鳳姑娘。讓她放心。不要害怕。這個算不了什麼事情。國勳當時便去叫來坡玻璃匠。換了玻璃。張寡婦還要搶着給錢。被國勳攔住。他付了錢。自這一次事情發生之後。小鳳姑娘對於國勳便起了回情之心。芳心裏便覺着這

位曹先生怪體貼人的。太好說話了。她心裏這樣思想。對於國勳便覺感激。自此對於國勳很是客氣。很是愛慕。國勳見她對於自己有了意思。便竭力進攻。自古道。錢能通神。所以國勳進攻的方法。便是用在錢上。他對於小鳳的日常生活。特別留着神。小鳳需要什麼東西。他使不言不語的給小鳳買來。偷偷的給了小鳳。事情背着淑貞小姐。那張寡婦有時也有知道的。因為是無條件的給她女兒買東西。也便不加干涉。胡胡塗塗就讓她女兒收下。不過張寡婦心裡很有主意。無論你姓曹的。如何要好。如何給小鳳買東西。永遠是無條件的。若想別的。那是你非裡蛤蟆。想吃天鵝肉。心高妄想。張寡婦這就叫胡塗。她還以為她的辦法很好呢。既可得到安國勳的便宜。而自己是毫無損失的。女兒自己早就留上神了。姓曹的若想摸一摸。那便難如登天。他就不用起別的心。張寡婦她這樣的想着做着。她那裡知道。她女兒的心。是脆弱的。是純潔的。是幼稚的。那有像她那樣老練健達的呢。在這時候。小鳳因屢受國勳的好處。三天一雙鞋。兩天半打絲襪子。又是撲粉。又是千里香。好生生的不花錢。人家就給送了來。芳心裏早起了變動。要和國勳細細的談談。但是總沒有機會。這一天小鳳的母親。忽然吩咐小鳳到她姥娘家去。因為她姥娘家快過生日了。張寡婦讓她先去。住兩天。給她姥娘家安置安置。小鳳得了這個機會。以為不可錯過。好容易和母親離開了。這到是一個絕無僅有的機會。便用目語把國勳引到門外。悄悄的向國勳道。今天下午我母親讓我到姥娘家去住。我心裡

有許多言語和你說。你想一個地方。咱們去談談。好不好呢。國勳聽了小鳳這話。這一喜非同小可。當時心花怒放。急忙說道。我們到美人樓飯店見面不好嗎。小鳳搖頭道。那地方太亂。我們要找個清靜地方去。國勳也知道她是初出茅廬的雛兒。驟然約她到飯店去。她是絕對不敢去的。便道。那麼我們到巴黎公園去見面好不好。小鳳點頭道。好。下午四點至六點。不見不散。國勳自是歡喜。小鳳當天吃過午飯。張寡婦帶着她換了衣服。拿了車錢。還告訴她到姥姥家去了。不要串門。好好的在姥姥家住着。也不要出去看電影。那電影院裡黑洞洞的。不是好地方。你要聽我的話。好孩子。小鳳道。是的。母親說得這話。我都記住了。張寡婦又道。明天我要去的。告訴你姥姥今天家裡沒有人。張媽病了。回家歇工去了。小鳳唯唯稱是。她出了西房。向東房裏擲了一眼。那安國勳早就釘上了。他見小鳳姑娘。穿了剛月的大褂。緊緊的貼在身上。面上施了一層薄粉。咀上塗了紅。比不穿大褂的時候。又是一種美態。國勳見小鳳姑娘學了他一眼出去了。他便坐不住了。便想隨着出去。偏是淑貞小姐正在吃藥。不能放下藥碗。心裏很是着急。好容易她吃完了藥。躺在床上。國勳替淑貞小姐蓋了一蓋。便帶門出去。去追小鳳姑娘。那時小鳳早已去遠了。國勳一直追到巴黎公園。各處尋找了一遍。不見小鳳姑娘。等了一時。也沒有踪影。猛想思起。約定四點至六點。這時方才一點多鐘。她當然不會在此。我須回去了。睡一覺。養養精神。今天夜裏也好會小鳳。國勳思索已罷。便回

到多美里。進了屋門。見淑貞小姐正在要尿盆。國勳不得已。只得將木盆遞給淑貞小姐。淑貞小姐溺了。便又沉沉睡去。看官。淑貞小姐自那天搬到這裏。便病了。一天比一天厲害。到這兩天已經不能行走。倒在床上。今天剛吃過藥去。這付藥力量很大。淑貞小姐只覺得全身鬆快。才能夠睡去。這些日以來。每夜失眠。不能安枕。看官你想想淑貞小姐現在的境遇。能不失眠嗎。這話少叙。却說國勳等淑貞小姐溺完了。將木盆接過去。放在床頭起。他也便脫了鞋。往床上一橫。合目養神。起初無論如何也是不能睡去。後來才漸漸的走入夢鄉。他正在好睡。忽聽淑貞小姐叫道。你快醒醒。你快醒醒。國勳翻身爬起。就見淑貞小姐手提着褲子。坐在床沿上。國勳忙道。什麼事。淑貞小姐道快遞給我盆子。我……………我……………我要大便。國勳便有些不耐煩。但是他自己也覺着對不起淑貞小姐。有些抱愧。所以他也是無計奈何。只得暫切耐奈着。慢慢的再想辦法。當時說道。你不要在房裡大便吧。那太不衛生了。淑貞小姐道。這時兒走不到茅房去了。說着便往下脫褲子。因是吃了那藥。必須要瀉。當時沒有走急。竟瀉了一屋地。其味難聞異常。國勳當時心裏賦煩急了。但又不便說別的。她說別的恐怕淑貞小姐反了臉。給他嚷起來。歸了工部局。便是誘拐婦女罪。因此安國勳只得提心弔胆的侍奉着淑貞小姐。這是安國勳懼着淑貞小姐是律師的小姐。有相當的法律知識。對於自己這種行爲。那時都可以告發的。可惜淑貞小姐她那時爲了不肯

◁ 卑鄙之態 ▷



重回家庭。無顏再見父母的緣故。竟不肯脫離安國勳那東西。以致有下文的慘史。這是後話。暫且不表。却說國勳當時弄爐灰。給淑貞小姐墊住了。又用筲帚收了去。又在屋地上洒了一些香水。國勳一邊收拾着。一邊看那馬蹄表。已是五点多鐘了。他心裡着急。恨不想着馬上。拿了西服上衣。戴了草帽。去會那小鳳姑娘他忙忙的把地下收拾妥了。

。穿戴了起來。向淑貞小姐枕下。來拿錢。却被淑貞小姐發覺了。問他拿錢做什麼用。他支支吾吾的說道。醫生讓我給你拿藥去。淑貞小姐道。不是剛吃下藥去嗎。怎麼還讓你去拿藥呢。國勳道。剛吃下的是湯藥。現在是去給你拿丸藥。淑貞小姐忽然說道。哎。不好。我又緊大便了。你快給我預備盆子吧。國勳聽了。心裏別提多麼煩了。但是又不敢公然不理。只得恨在心裡。笑在面上。將西服上衣放下。忙將半截草鞋。放在床前。淑貞小姐掙扎起來。穿了草鞋。國勳道。你能

不能到女廁裏去。如果能去。讓我來摻扶你。淑貞小姐呆了一呆。想許也是不願意在屋裡大便。點頭道。也好。咱們到女廁去。說着便往起站身。眼睛發黑。幾乎倒在地下。國勳忙將她扶住。到了女廁。國勳忙將馬筒揭開。淑貞小姐坐在馬筒上。便不願意起來了。一因身了勞累。一因肚子疼痛。下墜的難受。這一回大便。總有半個鐘頭的工夫。她還不出來。國勳站在院子裏。心裏焦灼萬分。又不敢拋下她而去。只得耐着性子等候。好容易等她出來了。將她扶入房內。那淑貞小姐却要喝水。國勳無奈。只得將水給她喝。她一邊喝着水。一邊又覺着肚子裏餓了。便向國勳說道。我這時肚裏空了。很想吃着點東西。國勳一聽。心裏起膩。但是不敢發作。笑道。你肚裏餓。想吃什麼東西。讓我給你買去。淑貞小姐那時吃了這付藥。肚裏一瀉。神清氣爽。大見功效。却想着吃她家鄉的小米粥。便向國勳說道。國勳哥哥。我實在感激你。惟有你是我的知心人。能這樣的體貼我。國勳忙笑道。淑貞你這是說到那裏去了。你病便是我病。我如何會不着急呢。只要你的身體健康健健的。我便祝天拜地了。你想吃什麼東西。說出來。我馬上便去給你買。淑貞小姐道。我這時想喝小米粥。你給我坐鍋熬一碗。國勳一聽。淑貞小姐要吃這種費時間的飯。心裏這份不高興。那就不用著者浪墨了。看官自會領意。國勳道。你吃點別的東西不成嗎。小米粥有什麼滋味呢。淑貞小姐道。我這時其餘的東西。什麼也不想着吃。只是想喝一碗小米粥。國勳哥哥你是我現在唯一的愛人。唯一的保護

人。你不要嫌麻煩吧。待病好之後。一定好好的補賞你。你想吃什麼。我給你做什麼。淑貞小姐在家時。柯曾做過飯。嗚呼。國勳無法。只得替淑貞小姐熬小米粥。他一邊熬。一邊看那馬蹄表。眼兒得過了七點。鍋裏小米粥剛剛開花。國勳心裏着急。口裏難以訴述。他也訴述那就不好辦了。他在想着。小鳳告訴四點至六點。不見不散。這時已是七點過了。她還在候着我沒有？國勳一邊着急。一邊由鍋裏將粥盛在碗裏。遞給淑貞小姐。他剛要說你吃吧。我到外邊辦點事。他尚未出口。淑貞小姐却又說道。你去給我買一大枚鹹菜吧。國勳一聽了。只得拿了銅子。跑到胡同口外小舖裏。買了鹹菜來。剛一進門。淑貞小姐却笑道。還得幸苦一趟。你再去買大枚的白糖回來摻在粥裡。吃着還好些。國勳放下鹹菜。又去買了白糖來。又要出去。淑貞小姐道。你這時緊着出去做什麼。國勳賠笑道。大夫告訴我六點以前去給你取藥。這時都八點了。我還沒有去。大夫豈不要等的膩煩。妹妹。你要知道。我爲了你的病。是多麼担心呀。假使你若有個好歹。我如何對得起你呀。淑貞小姐看了國勳一眼。心如刀刺。好像是知道國勳在說謊話。便道。你先不用去取藥。等我喝了小米粥。躺在床上了。你給我蓋一蓋。然後去不遲。國勳聽了。急的直想跳腳。但是他這事。又是一種虧心事。不敢撒下淑貞小姐而去。她當時看那表已是八點過了屋裏都燃起燈光多時了。國勳實在不能再忍。便向淑貞小姐說道。現在實在。該去了。否則對不起人。淑貞小姐聽了。点点头說道。你去吧。

國勳如得赦令一般。即時拿了西服上衣。戴了草帽。去赴張小鳳之約。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愛的結果奉送雅號摩登花 惡性不改隔窗偷窺張小姐

話說那張小鳳。因屢受國勳的禮物。一裸勞心。便傾國勳。她想和向國勳詳細的談談。若無機會。這天她母親讓她到姥姥家去。她認爲這是絕好機會。所以她把國勳目的在門外。

和國勳約定。今天下午四點至六點。在巴黎公園。不見不散。她約妥國勳之後。便換了衣服。先奔她姥姥家去報了到。吃了兩杯茶。然後告訴她姥姥去買點東西。便奔巴黎公園而來。至時才三點過三刻。還不到四點呢。小鳳她便坐在長椅子上。看那外國孩子們打秋千。不時回過頭來。向四下裏觀看。起初不見國勳前來。還以爲是自己來的過早。後來越等越不來。一直過了六點。到了八點。一輪明月。由東方湧了出來。小鳳便坐在草地上耐心等候。忽然間狂風大作。飛沙撲面。在公園乘涼的人。一個個東奔西跑。

◁ 頭梢柳上月 ▷



小鳳當然也在其中。那安國勳冒着跑到公園時。只有兩個巡捕在牆角下揉眼睛那裏有一個遊人。更沒有小鳳的影子。原來小鳳早已回她姥姥家去了。安國勳當時心裏這份懊惱。概可想見。他冒着狂風來到這裏。不見意中人。其原因只在李淑貞身上。假使李淑貞若不在家麻煩。總不會有這等事情的。安國勳當時一股怒氣。移在淑貞小姐身上。他便敗興而回。那時淑貞小姐見他回來。問他可曾取得藥來。他怒勃勃的說道。藥嗎。大夫早出去了。那裏取得來。淑貞小姐見他神氣不對。給自己捨白。心裏未免難過，但是到此。惟有忍耐而已。便自行安息。那安國勳心裏煩悶。坐在房裏。覺着苦悶。他便拿了帽子。帶了錢鈔。也不向淑貞小姐言語。便出了家門。走在馬路上。心裏這早晚到那裏去呢？他一邊走着。一邊這樣在想着。他猛然間想起了一個好地方。這時候惟有到那地方。可以暫解眼前之悶。閱者您猜是什麼地方。原來是那燕芳班。乃是國勳舊遊之地。他當時主意已定。便雇車直奔燕芳而來。那消多大工夫。已經來到門前。下了車。國勳這些日子和淑貞小姐相處度日。頗稱儉省。僱車也都先講好價錢。今夜他又犯了少爺病。坐車的時候。未曾講價。這時一下車。投給車夫四角錢。便走入裏邊。夥計們一看。原來是安國勳來到了。一個個忙呼二爺。安國勳一直跑上樓來。那外號人稱母閻王的鴉兒。一見國勳來到。她是得過國勳便宜的。由國勳身上曾發過一点小財的。所以看見國勳。笑臉相迎。說道。哎喲這不是安少爺嗎。您這是那陣香風吹得來的呀。聽說您和一

位律師小姐成了親。是真的嗎。我還沒有給您道喜吶。國勳擺手道。不提這碼事。我還高興。提起這碼事。簡直把我膩壞了。那鴛兒一聽。忙趕着問道。少爺你這是怎麼的啦。成親是好事情呀。怎麼倒膩起來。聽說那律師小姐是個女學生。模樣兒也夠漂亮呢。您這不是天賜的福氣嗎。怎麼還膩呢。國勳道。一言難盡。我不願意提這回事。怎麼樣。有新貨沒有。老鴛笑道。新貨倒是有一個。可不知你見她不見她。國勳笑道。這話怎講。新貨我還不敢見嗎。你叫來。讓我過過目。老鴛兒笑道。不大合適吧。國勳道。有什麼不合適的。鴛兒道。這個姑娘你認識。並且也姓安。和您還是同族。國勳笑道。奇了。我們同族的姑娘。還有幹這種事的。老鴛兒聽了國勳這話。迷迷的笑道。國勳不解道。我們同族的那有幹這個的。你把他叫來。我瞅瞅。鴛兒道。不大合適。恐怕見了面。起衝突。國勳聽了鴛兒這話，愈覺奇怪。便道。您不要拿我開玩笑。快把她叫來。我要攬攬。鴛兒笑道。是你一個長輩。年紀雖然才十八歲。但是比您的輩數可大。您還須叫她姑姑呢。國勳一聽。念是不解。暗道。我那裡有這麼一個姑姑。我就有一個姑姑。名叫安月娥。被我賣給她。業已被我對頭管俊生用洋七百元替她贖身而去。如何又有一個姑姑。來這地方作這等事。難道姓安的除我之外。還有辦這種先姦後賣的便宜事嗎。他這樣納着悶。一定要見這個新貨。鴛兒笑道。您既是非見不可。這也好辦。但是這個貨不比尋常。人樣兒是太好了。您一見便要愛她。可是有一節。她不肯伺候您。這倒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並且她是今天剛來到。安國勳一聽。是今天剛來到。他認爲是絕好的新貨。便立時就想那個。鴉兒看出他的情景來。笑道。安少爺這麼辦。我不管她伺候您。不伺候您。您一見她。就須先給錢。國勳道。錢算得什麼。說着由身上將皮夾掏了出來。往桌子上一拍說道。錢有的是。其實他這錢。乃是典當淑貞小姐手飾而來。他這時這樣的慷慨。鴉兒愛鈔。那是定理。只見他把錢掏出來了。便陪着笑臉。把皮夾打開。一看果然不少。有一百多塊塞在裏邊。鴉兒因和國勳相熟的關係。便將皮夾放在她衣兜裏。笑向國勳道。這是把握，我去給叫她。國勳笑道。好。你快去。那母閨王當時出了這間屋子。便奔西房走來。一揭白布帘。就是那新來的姑娘。正在面對妝閣擦粉塗紅。她由鏡裏看見鴉兒進來。往站起身形。回頭笑道。乾娘您進來有事嗎。怎麼還沒有。一個客人來呢。那鴉兒笑迷迷的說道。姑娘妳這樣言語我實在耐聽。本來幹嗎說幹。我們既是來幹這個。自然要希望有客人來。妳今天運氣不錯。頭一天來。便來了花錢的大爺。那女子聽了。很吃驚的說道。是……是……是……是嗎。鴉兒笑道。好孩子。不要這樣大驚小怪的。妳剛才還問有客人來沒有。這時爲什麼聽見我說有客來了。反倒驚起來。這個客人好伺候。你認識他。他也認識你。那女子一聽。粉面陡然變色。她好像知道是誰一般。忙問道。乾娘。是誰？怎麼。我還認識他。他也認識我。鴉兒笑道。傻孩子。瞧你這樣兒。你今天來的時候。不是向我說。不管是作什麼的客。

人。只要有錢。你便歡迎他嗎。那女子頷首道。是的。因為我的愛人。現在上大學短錢花。所以我一改前次態度。是什麼樣的客人。我也招待他。只要他有錢。鵝兒笑道。這個人我管保有錢。現在他身上就帶來了一百多元。只要你肯招待他。我管保這一百元錢。讓她給你一齊留下。這女子道。是真的嗎。鵝兒道。傻孩子。難道我還欺騙妳。不過先把條件說在頭裡。得了錢以後。咱二人是二一添作五。那女子道。當然嘍。我今天又是和恁說明白了嗎。得兩元咱二人一人一元。得一元一人五角。得一百元。當然是每人五十元。鵝兒一聽。歡喜非常。依道。這麼辦。好把電燈息了。將旗袍脫去。躺在床上。我去叫他進來。進來之後。他和你說話。你最好不要和他說。但是他一定要和你說。你也別向他說實話。他向你動手的時候。你如此如此。使他不疑。等他事情完畢之後。你如此如此。那女子聽了鵝兒這話。頗為懷疑。便問道。乾娘妳說的。這個客人。究竟是誰呀。鵝兒道。我此時不便向你說明。說明白了恐怕這一百元錢。賺不到手中了。那女子道。這是什麼原因。還是請恁給我說明白吧。那鵝兒見她一定要問。自己一想。也是向她說明才好。便將咀放在那女子耳朵上。說了幾句話。但見那女子雙眉緊皺。咬牙切齒。面色都變成青的了。那鵝兒道。你不要犯肝氣。你不是現在緊用錢財嗎。只要有錢。管他是誰呢。反正不過是這麼一次。好在我們也沒有什麼大虧吃。不過在床上騙一會罷了。那女子為難多時。忽然說道。好。咱就這麼辦。可是最少要弄他一百元錢。

。再少了一文都不成。鵝兒見她應允了。喜形於色。低聲道。妳息燈吧。我去了。他大概這就進來。等他事完之後。妳千萬記着開電門。要如此如此向他。那女子點頭稱是。當時鵝兒出去了。那女子將旗袍脫去。只穿了一身小衣服。將高跟鞋脫下來。身兒一倒。睡在床上。伸手息了電燈。室內驟然昏黑。這是不表。却說鵝兒來到東房。見了國勳。那國勳涎着笑臉問道。怎麼這大工夫。鵝兒皺眉道。好嗎。這個姑娘年紀也好。模樣也好。處處令人可愛。就是一件不是。國勳道。那一件。鵝兒道。她是初次來到。怕見人。國勳拍起巴掌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那是定然之理。不算不是。鵝兒道。不對。這個姑娘。她胆子太小。又是好羞。你這兩隻眼睛。她看見了要害怕的。我已向她說好了。我讓她將燈息了。你到房裏摸着黑。她在床上候你。國勳一聽。事情已經辦好了。歡喜道。可以可以。但是事後我看她若是有麻子。或這是一個醜八怪。我可不給你錢。鵝兒笑道。好。就這麼辦。保管事後開燈。她那小模樣讓你愛不忍離。國勳聽了。馬上要去。鵝兒故意攔阻道。現在天氣尚早。你多耐一刻兒。國勳道。不成。今天下午就誤了一段好事。這時正要補一補。鵝兒見他沉不住氣了。笑道。你一定願意此時進去。就進去吧。說着把國勳領到西房門口。國勳一揭布帘。走了進去。鵝兒將房門關上了。國勳到了屋子裏。摸着黑向床前走。摸來摸去。摸到了床前。他便伸手向床上去摸。一把摸到那女子身上。軟綿綿的。但覺一股香氣。由那女子身上。放送出來。國勳心裏高興極

了。他便脫了鞋子。躍身上床。摸着黑撕批那女子的衣服。那女子起初故意拒絕。國勳那時正在急中。便不顧一切。將那女子捺住。那女子起初故意掙扎。但是國勳力大。她是難以掙扎得脫。愁被國勳將褲兒撕了下去。那女子故意嚷痛。國勳不理。事後國勳問那女子爲了甚麼來此爲娼。那女子道。是因爲被一個人面獸心的侄子。先姦後賣。賣到這班子裏爲娼。因我不肯迎接客人。終日高聲漫罵。鴛兒把我領到旅舍去住。被一個好青年把我救下。共洋七百元。替我贖身。現在那青年到北京去讀書。我爲報答他的恩情。特行自投此地。前來掙錢。給那青年寄去。以報大恩。國勳一聽這話。心裏可就明白了。況且聲音也很熟。便說道。妳………妳是誰。那女子將電門一看。喝道。你看我是誰。安國勳在燈下看的真切。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姑姑安月娥。安國勳又是驚異。又是害怕。他驚異的是怎麼她又來到這裏。她害怕的是。安月娥前曾被她賣到這班子裏。此時見面。乃是仇人。爲何不害怕。安國勳方在驚恐之間。那安月娥却高聲罵道。原來是你這個人面獸心的東西。你前者把我賣到此處。你說你應犯何罪。安月娥一邊罵。一邊哭。便把國勳揪住了。那鴛兒一聽事情揭開了。便跑進來攔住月娥。月娥不服。鴛兒說道。姑娘不要這樣吵鬧。被其他客人聽着不雅。月娥道。不雅嗎。我還怕不雅嗎。今天這東西欲想脫逃。勢比登天還難。我非和他歸法院不可。國勳一聽月娥說。要和他歸法院。可是害了怕。忙央告鴛兒。讓鴛兒道他解圍。鴛兒道。這個事。本來是你的

錯。不過這麼辦。我給你們了一了。反正不能讓你們歸法院。姑娘妳息一息。讓我和少爺去交涉。反正不讓姑娘白吃虧就是了。鵝兒說着。把國勳拉至在東房。國勳道。原來是她這可怎麼辦呢。鵝兒沉臉道。這事惟有給她錢。國勳忙道。多少錢。鵝兒道。你是四百元錢賣給我的。她是七百元錢贖去的。反正這麼兩個數目。你瞧着辦吧。國勳皺眉道。我身上只有一百元錢。鵝兒道。這麼辦。一百元錢先留在這裏。其餘之數。讓我跟你去拿。國勳急擺手道。不成不成。那律師小姐和別人不同。十分厲害。她又懂得法律。現在口口聲聲要告我誘姦罪。我怕她的很。鵝兒聽了。却笑道。她還要告你嗎。國勳額首道。是的。鵝兒冷笑一聲道。瞧你這點能爲吧。你住在那裏。我有工夫到府上去瞧瞧。律師小姐難道頭生八角。眼裡冒花嗎。國勳不解鵝兒的意思。還以爲是鵝兒向他探明住址。向他討款。他却支支吾吾的說道。這不是月娥這事。你把她攔住。別讓他揪我。我把身上這一百元錢。先留在這裏。我再賠她二百元。作爲完事。鵝兒拍了國勳的肩頭笑道。好辦。誰讓我們是朋友呢。但是你那天給送來呢。國勳道。明後天一准送來。鵝兒道。這樣說話。未免太含糊。究竟是明天。還是後天。說成一定。我好向她去說。國勳沉思良久。鵝兒笑道。安少爺爲了這一百元錢。值得犯這大的心思嗎。國勳搖頭不語。繼而說道。現在不比從前了。鵝兒聽了。笑道。安少爺不要說這些洩氣話吧。無論如何一百元錢不算什麼。國勳想了一時。猛然把胳膊一擡道。這麼辦。明天我來。

有錢沒錢。我一定來。鴉兒好像瞧出國勳的意思來了。笑道。好吧。我給你担着一百元錢。你去吧。我把皮夾給你。鴉兒說着將皮夾由她身上取了出來。將皮夾打開。將一百元鈔票掏了出來。向皮夾那邊一看。還有三張五元的票子。鴉兒順手也措了過來。國勳那時怕月娥和他歸官司。並且他自己也覺抱愧。急於離開此地。便不和鴉兒胡爭。下樓去了。那安月娥當鴉兒和國勳議論條件時。在西房裏故意大罵不休。讓國勳聽着害怕。好把一百元留下。此時聽着鴉兒將他送下去了。也便不罵了。走出房來。向下看去。就見鴉兒笑嘻嘻的回來。月娥站在樓口迎着她。那鴉兒上樓來。把月娥拉入她的住房。笑向安月娥道。姑娘你的運氣真不錯。今天頭一天就遇上這麼一宗好買賣。一百元到手了。咱娘兒兩個每人五十元。說着將鈔票拿了出來。一過數。是一百十五元。那鴉兒却忙道。這十五元不是她的。是我身上的。你不能劈我的呀。月娥不知道這十五元的來歷。便笑道。當然嘍。我還能要乾娘的嗎。說着將五十元鈔票接了過來。她心裏當時有兩種感想。一種是安慰的。一種是傷痛的。傷痛的原因。是自己的不幸。被那人而獸心的安國喜變賣至此。經那管先生贖出身去。今日處於無奈地步自行投到這裏。頭一個客人。却又遇上了仇人。這等巧事。如何不使她傷痛呢。她安慰的是自己此次重到這等地方。目的就是爲的錢。頭一天便弄到這許多錢。馬上便可給俊生寄去。這是她安慰的地方。月娥當天夜裏。又招待了幾班子客人。除了鴉兒和賞給茶壺們。又分了五元多錢。臨了還

有一個住宿的。又賺了十元。第二天起得床來。便求賑房先生給俊生寫了一封信。寄洋五十元。她告訴賑房先生不要寫明地址。寫一個假地址。好在北京李公館的地址很清楚。絕沒有送不到的。賑房先生對於月娥前前後後的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對於月娥這種痴情。也很表同情。所以很願意聽月娥的支使。便在信皮上寫了自天津法界又昌里寄。她謝過賑房先生拿信到了旭街郵局。買了五十元匯票。裝在信內。掛號寄至北平去了。前文俊生繳捐款的那筆錢。就是月娥寄去的。月娥將信寄去。取了收據。回蕪芳而去。暫且不表。却說安國勳被鴉兒和月娥敲詐了一百十五元錢。落荒逃回多美里。天已不早。叫了半天門。無人應聲。後來還是上房的王媽。給開開的。國勳進了東房一看。就見淑貞沉睡如泥。身上蓋了一條大毛巾。臉兒黃黃的。大非夕比。身上骨瘦如柴。看着一点意思沒有。和從前可差多了。他見淑貞不醒。也不理淑貞小姐。便自行解衣。往床上一躺。却把淑貞小姐驚醒了。那淑貞小姐睜倦眼。回頭一看。他在裏邊躺着呢。再一看那馬蹄表。已是一点多鐘了。淑貞小姐今天下午就看出他的神氣不對了。又見張寡婦的女兒小鳳姑娘不在家。到晚上沒有回來。他也不回來。淑貞小姐素日就看出國勳對於小鳳不按好心。懷揣歹意。今日見他二人。都不在家。不由人不疑。因是生了半夜悶氣。不能小鳳歸來。也不見國勳歸來。自己剛才糊迷着。就覺着身旁有人。因而驚醒一看。原來是他回來了。連言語一聲。都不言語。淑貞小姐心裏本已裝滿了氣。此時看見國勳這種樣

。便將氣頭兒給引了上來。當時一回身。手指國勳罵道。我把你這個狼心野子。你……你……你……淑貞小姐罵到這裏。已是抖不成聲。那國勳翻身怒目道。李淑貞你這是罵誰。淑貞小姐道。我……我……我……我是罵你。罵你這個人面獸心的東西。我是忍無可忍。上了你的大當。淑貞小姐語至此。抽抽噎噎。哭不成聲。安國勳剛才被月娥罵了一頓。又被敲去一百元錢。心裏正在生悶氣。此時又見淑貞小姐忽然變了臉。這樣罵他。他一一是一是急火。便也還罵淑貞小姐。淑貞一邊哭泣。一邊罵道。你……你這種狼心狗肺的東西。得隴望蜀。見一個給壞一個。真是我們女界之茅賊。社會中之敗類。人面畜鳴。你把我騙到這般地步。讓我如何再見我的父母。如何再見我的妹妹。如何再見我故鄉的哥嫂。如何再見我的親友。如何再見那管……淑貞說到這裏。已是哭不成聲。那安國勳在每日尚知畏懼。恐怕打官司。這時他因滿肚皮氣。無處發洩。當時也便還罵道。李淑貞我告訴你。你不要說這樣不要臉的話。當初你若是不願意。我如何能□你。你想想。那天晚上。是不是你拿電話叫的我。你若不拿電話叫我。我不敢進你的門嗎。我這話不是隨便一說。還有李媽可証。是不是你讓李媽給我開門。你想想。是我誘姦你。還是你誘姦我。我爲你受盡驚嚇。不穿皮鞋上你家的樓梯。和你好事未成。你的父親由北京歸來。你讓我藏在床下。你父親把桌子推倒。將痰筒砸破。痰桶裡尿水。流入床下。弄了我滿身。我無故遭此侮辱。是爲了什麼。你如果不拿電話叫我。

試問我能受這種苦處嗎。你還要終日囉囉我。你自來到這裏。就病了。我當你的看護。爲你夜間不能睡覺。你還要怎樣。我這些倒霉事情。去向誰訴說你還要罵我。你想想你對得起我嗎。李淑貞小姐聽了國勳這一片話。句句打入心坎。無異鋼錐刺心。一言也答不出來。只有心裏悔悟。惱恨。憤怒。悲傷。當時早把同院驚醒。還是王媽進來勸了一陣。才把這場揭過去。二人便各自安息。那安國勳將燈息了。却自拿主意。覺着這事不妙。她乃是律師的女兒。又是學堂畢業。有相當的知識。若不既早拿主意。別讓他走到我頭裏了。此所謂人無害虎心。虎已有了傷人意。俗語說得好。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又道是。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還講究的是。狠在心裏。笑在面上。是的爲今之計。我且向她說幾句好聽的。讓他不疑。而後我再和那母閻王去討論價錢。這叫做金風未動蟬先覺。死日無長豈不知。國勳想哩。却轉過身來。伸手摸了摸淑貞的身子。低聲叫道。淑貞妹妹。妳還生氣嗎。是我錯了。淑貞小姐一聲不語。看官罵道。是淑貞小姐睡熟了嗎。沒有。淑貞小姐她剛才經過國勳這一片謾罵言詞。她是如何的悔恨自己。如何能够睡着。她在前前後後的想着。由和俊生見面想起。一直想到和國勳見面。自己正在這樣的痛定思痛的默想着。忽然聽見國勳這樣向自己說話。同時國勳還在摸自己。淑貞小姐那時。心裏難過。不願意理他。任他如何說好聽的。也是不理。國勳央告了多時。不能功效。心想看她這般決斷。我必要快快下手。因此第二天早晨起來。國勳未敢洗臉。便往燕芳去電話

。把那母閻王約了出來。在清茶社裏樓上。一個人坐在一個沙發下。夥計泡來一壺香片。母閻王和國勳對面坐了。待夥計走後。那母閻王笑迷迷的說道。安少爺如何起得這般早。你看這裏還沒有人呢。你剛才給我去電話。我還沒有起床呢。一聽你說有要緊事。便急忙來了。你有什麼要緊事呀。國勳看了看四下無人。這才低聲說道。您不知我現在又要給你新貨了。那鴛兒一聽。笑迷迷的瞞了國勳一眼。好像她已知是這個事了。說道。但不知是怎樣一個人。好不好呢。我現在手裏很素。沒有多少錢。國勳道。人。當然是好。鴛兒道。怎樣個好法。國勳道。人樣好。年紀好。學問好。鴛兒道。人樣好。年紀好。這倒可以。學問也好。倒不好了。國勳道。是個女學生。一般有錢的上級嫖客。最愛女學生。因為說話她能了解。她能懂得。像月娥那樣的。只可以。應酬平常商人。若是政界學界的人物。她便不成了。這個女學生。學問好。最能應酬上級人物。要說有錢。還是上級人物有錢。鴛兒笑道。你不用說這些了。這個人和你是什麼關係。是她從心願意幹這個嗎。國勳道。那有從心願意幹這個的呢。你這不是說胡塗話嗎。鴛兒笑道。你姑姑月娥姑娘這次不是自行投來的嗎。國勳道。像她這樣的太少了。不過這個貨。雖然不是從心願意。但是我早已把她看透了。的確是一個妓女材料。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和她那揚花水性的脾氣。早晚必落到這種地方。我和她認識的那一天。我就看出她是一個欠下風流債的女子。閻王爺特為讓她投胎於世。生下一副美麗容顏。長了一條窈

窈窕動人的身材。專爲的是讓她來償風流債。她先有一個愛人。她和那人的情感很好。後來認識了我。便把那人給棄了。而今她對我又鬧起脾氣來。鬧的我日夜不安。日夜不得清靜……

鵝兒插言道。你說了半天。原來是現你的新妻。那律師女兒嗎。國勳點頭道。對了。就是她。鵝兒擺手道。不成。貴賤不能要。不敢要。媽媽。律師是最愛打官司的。我們買她的女兒做買賣。那不是自投網羅。自找倒霉嗎。不成。不成。貴賤不能要。國勳一聽要壞。自己一夜的思想。一夜的計劃。要成爲泡影。忙道。不要這麼胆怯。律師現在大概也許死過去了。國勳便又把那天夜裡淑貞小姐拿電話叫他。以至律師由北京回來。如何看見春片。如何急的大口吐血。如何昏倒在地。向鵝兒說了一遍。其實那鵝兒並非是真正只怕律師。不過是故意這樣難爲國勳。打算少出幾個錢罷了。當時她待國勳語畢。便道。要是這樣。倒還可以要。但是我須看看人樣如何。國勳一聽。這又是難題。便道。那倒不必吧。你一去看人樣。不大妙吧。我敢以人格担保。比月娥要好上一倍。不但這個。我昨天夜裡。由你那裡回去。一宵未曾入睡。直躊躇了一夜。我把月娥和她的花名。都給你擬好了。月娥可以叫粉牡丹。因爲她的臉蛋像牡丹一般。粉的愛人。這個新貨。不敢人樣新鮮。而其思想更新鮮。我也給她擬了一個花名。這個花名一出世。管保四海聞名。轟動全國。鵝兒一聽國勳這話。心裏暗道。這倒不錯。他把花名都替我採上了。月娥叫做粉牡丹。這個花名

果然好。不但好聽。而且可以代表其人。你看月娥那兩個粉臉蛋。紅起來。真就和兩朵粉牡丹放在那裏一般。他還給這個新貨起着一個花名。他說能聞名四海。轟動全國。且聽他是如何一個花名。鵝兒心裡這樣想着。兩個耳孕好好的聽着國勳給淑貞小姐擬的花名。就聽國勳說道。這個花名。又新鮮。又別緻。將來還可以留爲歷史上的一個名花。鵝兒笑道。你不要賣話了。快說出來讓我聽。國勳舉起手。數着指頭道。我給她擬的花名。叫做摩。登。花。那鵝兒一聽。當時笑函顏開。說道。好的。這個名子果然不錯。果然就新鮮。而且很響亮。國勳道。而且有絕大義意。那就不消說了。鵝兒見國勳這般用心。心裏也是歡喜。看官。你看摩登花至此。方知此書名之來源。並非著者所擬。乃是書中反派人物安國勳所撰。著者沒有這麼大的才氣。不過是拾他人之牙慧。而筆之於文罷了。好在這部摩登花小說的材料。特別豐富。越寫越多。並且這裏邊的事蹟。在著者還是覺着不討厭。而且很值得一寫。很值得介紹給諸位。您往看吧。書中的各個人物。從今以後又有新的開展。管俊生之入學讀書。李淑貞今後之行趾。都足使人感慨的。間言剪斷。書歸正文。却說那母閻王笑道。這個花名倒是不錯。便是粉牡丹這個名兒也不錯。很和月娥的身份。很像月娥的樣子。但不知這個摩登花是按着什麼擬的。難道也是。像徵那律師小姐的人樣子嗎。國勳道。這個名子。一半是觀察她的身材面貌而來。一半是觀察她的性情而來。鵝兒道。這就難了。你現在欲想將這朵摩登花賣給我。但是

你又不肯讓我過過口。這如何辦法呢。國勳沉思一時道。欲想過目也成。咱們必須要一
套把戲。鴿兒道。用一套什麼把戲。國勳道。現在她在病着。我今天出來的時候。沒有
和她說話。這時我領你去。就說是我給她請來的巫婆。她縱然不歡迎你。不相信巫婆。可
是我們的目的。是爲的看看她。並不是要給她治病。看見她了。就得了。你看如何。那鴿
兒聽了笑道。好。這個計策太妙了。咱就這麼辦。什麼時候去呢。國勳道。咱是說去就
去。這就去。說着把夥計呼來。算了賬。連瓜子帶水錢。一共該着三角錢。原來這茶社
裡樓下每位五分。樓上每位一角。瓜子是五大枚一碟。母閻王和安國勳吃了五碟瓜子。
自然該三角錢。當時由國勳付過水資。二人乘電機下了樓。僱洋車直奔多美里而來。不
消多大工夫已經來到門前。二人相繼下車。國勳付過車資。推門進院。進了東房。那淑
貞小姐已經穿了衣服。正在掙扎着打臉水。國勳一進屋門賠笑道。妹妹妳起來了。我給
你請來了一位女醫士。給你瞧瞧這病怎麼樣吧。那鴿兒也笑道。哎呀這就是安太太呀。
我給你請安。你怎麼不好呀。妳怎麼不舒適呀。她說着坐在椅子上。淑貞小姐見國勳大
清早晨就出去了。不知他去做什麼。這時忽然給自己請來了醫士。不管所請的醫士。能
否治病。他這份心思。是不能不感激的。因此一想。她素日最反對巫婆看病。此時却也
不好意思反對了。便向那母閻王陪笑道。你起的早。您受累。大早晨就去驚動您。真是對
不起呀。鴿兒道。安太太您太客氣了。讓我先給你瞧瞧吧。國勳在旁斟茶。說道。閻奶

奶你先喝一杯茶。再看吧。忙什麼哩。母閻王道。喝的多了。先看病吧。說着讓淑貞小姐躺在牀上。那鴿兒走向牀前。仔細端詳淑貞小姐。往牀上這麼一躺。真稱得起病西施。弱黛玉。越看越愛。鴿兒在想着。這樣一個好貨色。弄得班子裏準可以日進斗金。我的大運來了。一邊想着。一邊坐在牀上。雙手向淑貞小姐亂摸索淑貞小姐便縮身子。她却笑道。太太妳不要動。讓我摸病那裡。這老東西那裡是給淑貞小姐摸病。她乃是在探淑貞小姐的一切。她又向國勳道。我們老娘家看病。你不要在房裏。國勳聽了。便閃了出去。那老東西爲的好往班了裏引誘淑貞小姐。便向淑貞小姐說道。你這個病。我摸出來了。並沒有什麼病。完全是由生悶氣而來。瞧這小肚子鼓彭彭的。並不是有孕。乃是氣積在此。大概是你的丈夫他斷不了給懨氣生吧。淑貞小姐這些日。有苦處沒處訴。這時被這東西一言中的。正說在自己的病上。她那裏知道。這老東西是和安國勳一氣。同通作惡呢。淑貞小姐當時一聽她這言語。便認做她是知己。起初不肯訴說。後來竟把她的苦楚傾肺吐了出來。那鴿兒安慰了一陣。說道。我回去給你配一付藥。讓你丈夫去跟拿。三分吃藥。七分養。非好好的漿養不成。尤其是你這病。更要心寬。常到合適的朋友家裏串串門。散散心。還好些。自己一個人。總悶在家裏。越悶越厲害。淑貞小姐聽了他這話。說道。是的。閻奶奶慫這話說的一些不差。只是我而今。有家難歸。有親難投。簡直不敢出門。出門又上那裏去呢。那東西笑道。你要實在沒有地方去。到我家裏去

也不錯。我沒有孩子。也沒有女兒。也沒有兒子。就有一個乾閨女。還是才認下的。和你年紀差不多。也很美貌。你那天高興了。可以到我那裏看看。散散心兒。淑貞小姐聽了。很覺寬慰。本來這些日子。不敢出門。恐怕遇上熟人了。這時忽然認識了這麼一個新親戚。正要出去散散心。當時她便要告辭。國勳也便進來。攔她在此吃飯。她一定不肯。向國勳道。安少爺您跟我去拿些藥來。回來給太太吃下去。以後少和太太拌咀。國勳唯唯稱是。便和母閻王出了家門。淑貞小姐送到門口。退回去了。母閻王和國勳回到班子裏商議身價。母閻王問他要多少錢。國勳道。最少不能比月娥的身價小。月娥當初是四百元。這個最少也要五百元。母閻王笑道。你不能這麼說。不錯。這個貨比月娥高點。但是。你要知道。這個是病的。這裏邊有好大關係。好比買羊一樣。一樣的羊。如果有個病的。誰也不願意買病的。無論那羊多麼好。就不值錢了。這個貨若不是有病。你要五百。我真給你五百。現在她帶重病。那就不好辦了。你自己想想。母閻王說到這裏。目視國勳。國勳一想也有理由。便道。你看怎麼樣。給我多少錢。那鴛兒道。我已說過了。手裏現在很素。沒有真錢。本打算買這個。但是你一股勁的說。不好駁你的面子。這麼辦。好在你是沒有下本的貨。多點少點。都賠不了。我還是給四百元錢。國勳一聽。先自首肯。那老東西一看國勳滿意。隨着又道。可有一節。必須由這四百元裏。把昨夜那一百元扣出來。國勳一聽。這分明是拿糖。但是他自己一想。必須要急於出手

。和那淑貞小姐馬上脫離。方覺干淨。因說道。好吧。我就聽你的。可是錢那時付我。母閻王笑道。這個還有錯嗎。已經辦過一次事了。有錯嗎。你那時交人。那時付款。你着好不好。國勳一聽。還是真痛快。當時說道。那麼幾時交人呢。母閻王道。那時都成。淨看你的了。最好你再給我立一個手續。日後有了錯兒。我好找你。國勳心想。有錯你找我。我去找誰。不過此時。讓我立。我就立。心裏這樣着。口裏便說到。可以可以。怎麼立。你說吧。母閻王道。寫上安國勳今將妻李氏賣與閻某爲養女日後無論作何營業或變賣諸事。不能干涉……國勳道。好辦。咱就這麼立。當時把賬房先生叫上樓去。寫了字樣。國勳便和鴿兒約定有機會就騙她來。母閻王道。你讓她來的時候。就告訴來我家串門。她知道我家有個乾女兒。她還是准來。國勳稱是。母閻王又將一些香灰給國勳拿回來。就說道這是神藥。給她吃下去。也沒有多大害處。國勳唯命是從。當時回到多美里。見了淑貞小姐。把香灰給了淑貞小姐。淑貞小姐也是一時的迷信。便用白開水送了下去。也不覺怎樣。國勳在這兩天裏。特別溫存。白天唯命是從。夜晚也特別孝敬。一因是他用的笑裏藏刀計。一因他知道三二日便要 and 淑貞小姐脫離。從此脫離之後。再想團聚。那就不易了。這李淑貞和安月娥可不同。一旦再見了面。難討公道。不是二百元錢。可以了事的。國勳因了這兩個原因。所以在這兩天內。對於淑貞小姐特別溫存。這天早晨起來。國勳到外邊買東西去。一出胡同口。看見了小鳳。那

小鳳跑向前。向國勳低聲道。那天夜裏。我在公園候你到八點鐘。不見你去。後來狂風大作。我才去了。今天夜裏我母親不回來。仍在我姥姥家住。我今天夜裏和我表姊們出來看戲。你在家裏候我。我在十點以後。十二點以前。到家裏去。你可以到我房裏去。那小鳳語畢。便又回她姥姥家去了。國勳記在心裏。這天下午六点多鐘。天氣悶熱。多美里的房子窄小。室內悶熱。國勳向淑貞小姐道。今天怎麼這般熱。悶在房裏。實不衛生。你的舊病初愈。休要再犯了。倒不如到馬路上逛逛。也散散心去。淑貞小姐一聽。便點頭稱是。當時穿了一件印度綢的大褂。換了一雙高跟鞋。將頭髮對着鏡子往後理了理。淑貞小姐由鏡子裏。就見自己的眼圈發青。印堂發暗。鼻尖發赤。按相書上說。這種現像。主着受人暗算。可惜淑貞小姐一向不迷信。當初俊生都給她講過的。她並未記在心裏。當時和安國勳出了多美里。便奔北邊走去。一邊走。一邊說話。那安國勳說出來的言語。俱是淑貞小姐喜聽的言語。走了一時。國勳忽然回頭看了淑貞小姐的臉笑道。我看你這時氣色很好。也顯着漂亮了。精神也比從前充足多了。我們這時候。倒不如去閻奶奶家裡串一個門。你這病。雖然不是她給治好的。可是我們這時到她那裏。也說是她給治好的。我們再給她買上點禮品。你看怎麼樣。淑貞小姐不知這裡邊有圈套。一聽要到閻奶奶家去。正和了她的心意。原來她自被國勳誘拐出來。凡是親友家裏。都不敢去。這些日子悶在家裏。也着實煩悶了。這時聽國勳說到閻奶奶家去。是個新朋

友地方。倒是去得。比朋友家不同。當時說道。很好。我這病這就是自那天吃了她那藥見輕的呢。正應當去謝謝她。國勳聽了。心裡歡喜。就好像受氣媳婦要上吊。那吊死鬼在一旁。從心眼兒裡歡喜。買了兩色禮。二人雇車奔閻奶奶家來。不消多大工夫。已經到了。淑貞小姐見這地方。很是生疏。自己未曾到過。車夫停車。國勳不容淑貞小姐說話。便推着淑貞小姐向裏走。淑貞小姐一眼看見那門口新貼出一張大紅紙。上書「粉牡丹」三個大金字。邊的漿糊還沒有乾呢。淑貞小姐方在驚疑之間。早被國勳推了進去。一直推到樓上來。大聲喚道。閻奶奶在樓上嗎。那老鴇子由東房裡笑迷迷的迎了出來。笑道。你們來了。哎喲。還買這些東西幹什麼。你們花錢幹嗎。快請裡邊坐吧。說着將布帘一掀。走了進去。淑貞小姐一看這屋子還是真講究。牆上名人字畫。傢俱也很講究。心裏在想道。一個巫婆子。却這樣闊。看起來世間上騙人的人。是有錢的。作正經事的人。不會有這些閒錢。置買這些貴重傢俱。淑貞小姐一邊狐疑。一邊向那閻奶奶笑道。謝謝您。自吃了你那藥。病就好了。母閻王笑道。這倒是對了症了。以後有什麼病。我都曾治。你到西房來和我乾女兒玩吧。說着把國勳留在東房。領淑貞小姐來到西房。將布帘一揭。便有一股異香。僕入鼻孔。淑貞小姐抬腿走了進去。但見這屋裏。電燈明亮。器俱鮮明。四壁滿是名人字畫。銅床粉帳。明晃晃的緞子被子。臨窗放了大穿衣鏡。對面是一個妝閣。這時就見妝閣前邊。坐着一個女子。正在對鏡修眉。淑貞小姐由鏡

裏看見了她的臉兒。真不亞賽一朵粉牡丹一般美麗。白中透紅。紅中透粉。粉弄弄的。令人可愛。淑貞小姐心想。這莫非就是她的乾女兒。果然美貌。無怪乎她向我誇贊呢。淑貞小姐正在這樣想着的工夫。就聽那閻奶奶叫道。姑娘。你來。我給你介紹介紹這。是曹太太。月娥正在修眉。忽然由鏡裏看見母閻王推着一個女子進來。見那女子貌美如花。病恹恹的。真有西施之美。黛玉之嬌。方自驚異。就聽母閻王叫她。忙站起身形。回身笑道。這是曹太太呀。讓我給你施禮。說着便向淑貞小姐鞠躬去。淑貞小姐忙攔不迭。那母閻王却走在月娥身旁。說了幾句小話。月娥雙眉緊皺。面現驚異之色。那母閻王語畢。便帶門而出。跟着就將房門鎖上了。淑貞小姐還在不知。月娥便把淑貞小姐讓在椅子上落坐。淑貞小姐正待說話時。就在這工夫。空中一聲霹靂。雷聲隆隆。大雨傾盆。閃電交加。月娥忙關窗子。淑貞小姐道。怪道今天悶熱悶熱的。原來老天爺變着這大的雨。月娥道。誰說不是呢。今天開着電扇。這屋裏還熱得不能占呢。淑貞小姐見這月娥姑娘說話道語。很是投緣。二人越談越近。淑貞小姐便問你乾娘做什麼事。只做巫醫。就能住這樣闊的房子嗎。月娥聽了。冷笑道。她那裏是作巫醫呀。她乃是……：……：……月娥說道這裡。改口道。這種地方。像你這樣身份。就不應來此。淑貞還是不明白。便在這屋裏地上走着觀看。一眼不見月娥壯台上。有個送信收據。上寫北平管英傑字樣。淑貞小姐一看這個字樣。便吃了一驚。忙問月娥這管英傑和妳是有什麼關係。

他現在在北平什麼地方？月娥聽了。看了淑貞小姐兩眼。點了點頭說道。他嗎。他現在在北平石附馬大街南頭李公館住着呢。淑貞小姐忙道。你和他是什麼關係。月娥道。關係嗎。一言難盡……剛說到這裏。就聽外邊大聲喚着張二爺您請這屋坐二姑娘見客。又聽着女子聲音笑道。二爺您怎麼這些日子不來呀。要把我們想煞吧。

◁ 來而雨冒姐小張 ▷



不閉。這時那老鴿子。剛把錢給了國勳。就聽見淑貞小姐大聲怪叫。忙開了房門。就見

今天下雨您倒來了。跟着就聽隔壁的床舖一響。那女子格格的一陣浪笑。淑貞小姐一聽。疑念頓起。忙問道。這是什麼地方？月娥道。告訴妳吧。這是娼寮。淑貞小姐一聽。急道。甚麼呀。娼寮。月娥道。是的。淑貞小姐當時雙耳齊鳴。眼前一黑大叫一聲。摔倒在地。昏了過去。月娥慌了手脚。拉門

淑貞小姐倒在樓板上。動也不動。忙向前試了試。微有氣息。衆人慌了手脚。那安國勳得了款子。乘着忙亂之際。冒着雨僱車奔回多美里。剛一下車。就見一個女子打了雨傘。在打自己的家門。國勳忙付過車錢。走向前去。那女子回頭看了國勳一眼。仍去叫門。國勳見這女子年二十歲左右。倒也可人。這時上房的王媽開了門。一看咬嚼一聲說道。這不是張小姐嗎。妳怎麼這時候來了。我們老爺太太今天下午到北京去了。是昨天接見你的信了。妳請屋裏來吧。又見國勳跟在後邊。說道。曹先生你這是從那裏來呀。也挨了雨淋。國勳支支吾吾的到了他自己房裏。開了電門。將款放下。看了看那馬蹄表。已是十一点了。這時這麼大的雨。不知小鳳她還能來不能來。自己一個人坐在房裏。好不悶氣。便開了房門。向院裏一看。却是雨過天晴。天上有了幾個星星。這時張寡婦房門鎖着。西房裏沒有燈光。北上房裏王老爺上北京去了。院裏很寂寞。靜悄悄的。王媽也不出來了。國勳見北房裏東裡間燈光明亮。便輕步走至在窗下。向裏窺視。却有一個小縫兒。正正透到裡邊床上。國勳這小子向裡一看。就見適才那張小姐。自己一個人。穿了睡衣。側臥床上。將電燈拉在了她的頭起。手裏拿着一本書。正在觀看。國勳他明知這院裏此時只有他和王媽。其餘便是這位新來的張小姐了。這小子當時一看張小姐在床上看書。便起了不良之念。邪心陟起。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集分解。

九集摩花登不久即行出版。情節尤爲動人。在這裏把梁丙周兩部新著作介紹給讀者。一部是「烏語花香」全書五百頁。文長二十一萬餘言。每部定價三元。爲普通讀者起見。每部祇收洋一元。這部「烏語花香」在天津品報露刊一年有餘。備受讀者熱烈歡迎。現經出版單行冊。各界仕女紛紛爭購。你若未曾購讀。請您快買一部。讀後管讓你不忍釋手。還有一部是「美人潮」。此書是在新天津晚報上發表的。看過美人潮的都在驚奇書中的事蹟。比他著的這摩登花更進步多了。現在美人潮已經新天津晚報館印成單行冊出版了。每冊定價四角。文長十萬餘言。本書讀者不可不看美人潮和烏語花香。

九集摩登花繼續出版了！

天津出版社啓

大通書店新書目次

外埠函購郵票
代價十足通用

平戲女皇 劉翠霞秘史(全一册) 實售四角

劉雲若著 紅杏出牆記中上冊每册定價一元

劉雲若著 春水紅霞一至二集 每集四角

梁丙周著 鳥語花香 定價三元

梁丙周著 摩登花一至八集 每集四角

梁丙周著 天津小姐一至三集 每集六角

梁丙周著 鴛鴦錄一至二集 每集四角

梁丙周著 玫瑰黨第一集 定價六角

梁丙周著 湯公館一集三集 定價六角

梁丙周著 集股的妻第一集 定價六角

艷情小說 新宮艷史第一集 定價四角

香艷言情 花瓶艷史第一集 定價四角

艷情說部 舊京野史一至四集 每集四角

極情小說 情天幻夢一至三集 每集四角

社會言情 花好月圓一至二集 每集四角

香艷小說 社會現形記全二集 每集四角

艷情小說 風流冤孽上集 定價四角

香艷小說 啞叭老媽 定價四角

浪漫香艷 風流姨太太一至二集 定價四角

社會艷情 人頭獸 定價四角

艷情小說 人獸家庭一至五集 每集四角

李山野著 紅豆相思記 定價四角

李山野著 情人夢 定價四角

哀情小說 空蘭谷 定價五角

言情小說 未了緣 定價八角

哀情小說 戀愛的犧牲 定價四角

張惟夫著 關於丁玲女士 定價三角五分

寫情小說 電術奇談 定價四角

簾外桃花記 全一册

新香花天 全二册

醉後桃花 全一册

女皇秘史 全二册

春水情波 全一册

未婚之妻 全一册

美人宮 全二册

男與女 全一册

潮 全一巨册

摩登艷史 全一册

香艷小說 楊四小姐

香艷小說 三小姐

子女選孕法自然避孕法

房中至寶男女交合論

衛生寶鑑男女之秘密

以上十種實售一折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八角

定價一元八角

定價六角

定價七角

定價三元

定價二元

定價六元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五角五分

定價四角

定價三角

養生保命青年寶鑑

周頌堯著 纏足內附纏足像片四幅 定價二元

人人必備 人生萬事指南 定價六角

人人必備 日用交際快覽 定價一元四角

日用必備 交際大觀 定價七角

坤伶真詞 評戲小傳一至四集 每集二角

名伶真詞 評戲大觀一至五集 每集四角

名伶真詞 京劇大全一至四集 每集四角

胡琴指南 中樂秘笈全四集 每集六角

皮簧捷徑 京劇秘笈全二集 每集四角

簫笛合譜 京調胡琴秘訣全二册 每册三角

中華民國 民事訴訟法 定價四角

中華民國 刑事訴訟法 定價四角

最新適用 刑法 定價四角

最新適用 作狀須知 定價四角

轟動社會
名傳四海
美人魚
津門名小說家
沽上說夢人著

●情節艷麗超過「新宮豔史」

●文筆綺妙勝似「啼笑因緣」

提起「美人魚」三個字來，差不多人們都有一個印象，不過印象是各有不同，未免想入非非，現經津門著名小說家「沽上說夢人」先生，以其艷麗綺妙之筆，編著成書，「由美人魚」家庭生活述起，一切家庭黑幕，及飽受惡社會之推殘，淋漓盡致，如拍有聲電影，有影有聲，活躍紙上，讀此小說有三大特點，（一）能洞悉「美人魚」之閨房艷話，學校風光，社會秘史。（二）能給家庭做秦鏡，給男女學生做指南，給社會交際者做方針。（三）能做茶餘飯後之消遣品，舒筋活血之仙露丹，男女性的安慰者。本書現在趕印中，準於十一月底出版，尙祈閱者注意。

大通書店廣告股啟

平戲女皇

望
眼
欲
穿
之



現
已
出
版
了

劉翠霞秘史

廣告	大通	寄費	函購	本埠	實售	美觀	裝璜	獨有	像片	俊霞	筱翠	霞桂	內附
股啟	書店	一角	另加	外埠	四角	每册	特別	唱詞	劉伶	許多	霞趙	寶芬	劉翠

社會長篇
艷情巨著

舊京野史

華北名小說家
「寒梅」君得意佳作：

本書著。爲「寒梅」君別出心裁。偉大傑作。以其歷來之經驗。運其香而且艷之妙筆。描寫半封建社會裏富家翁的家庭醜史。艷其書名爲「舊京野史」如姨太太之如何縱情。小姐之如何浪漫。丫環之如何風騷。香艷處勝過『○○○』十倍。風流處勝過『○○○』百倍。言情處勝過『○○○』千倍。醜態百出。實爲罕見。描寫淋漓。刻劃入微。令人閱之。骨軟筋酥。心神移蕩。使您確有百讀不厭之魔力。全書一至四集。每集定價四角。全書七十餘萬言。以嬉笑怒罵之文章。作醒世化俗之說部。實爲艷情小說。放一異彩。誠非謬語。好閱小說的諸君。幸勿失之。

大通書店廣告股啓

梁丙周著 天津小姐
言情小說

甚麼是「情」？

甚麼是「感」！

怎麼叫「戀」？

怎樣算「愛」

諸君欲知此四問題之確實答案。請快快讀「天津小姐」。這部「天津小姐」小說。是文壇上赫赫有名的梁丙周君所著。梁君曾著「摩登花」與「鴛鴦錄」諸社會言情小說。久已膾炙人口。社會仕女莫不頰口稱道。而贈以「言情聖手」之雅號。此部「天津小姐」。以「情，感，戀，愛」為綱要。三生石上有緣的佳郎淑女。一旦之下。則發乎「情」於眉宇眼角之間。遇有危難。竭我之力量。傾儂之私蓄以拯救。則使對方銘「感」五中。耳鬢廝磨。驟遭離別。則有「戀」哀想思之苦。一旦重逢。歡抱床第。卿卿我我恩恩「愛」愛。其樂則無窮也。書中由女子。也慷慨。也激昂。也溫柔。也甜蜜。她的一舉一動都是情。她的所作所為使你感。她在書中和閱者暫別五分鐘。閱者便戀戀不捨。閱者三頁不見她。再見了她便想死抱不放。愛不忍釋。這部「天津小姐」內。像這樣愛煞人的小姐不止一個。你要讀此書。你便是書中的男主角賈子玉。使您精神愉快。感覺人生樂趣。閱後給您一個大「安慰」。此書現已出版三集。每集定價六角。好閱小說的諸君。幸勿失機。

四集天津小姐繼續出版了！

大通書店廣告股啟

二集「花瓶豔史」繼續出版了：

花瓶豔史雖然是言情香艷小說；但擺脫一切麻醉性的穿插，更無荒謬怪誕的思想，把新時代的平凡事實，寫得曼妙奇趣。看罷第一集，不看第二集，保君煞費尋思，心向神往。因爲二集的情節不但比一集緊湊，變幼之妙，使君憶想不到。比一集增加了許多的香屑艷料，恐怕看罷不止拍案叫絕。還得骨軟筋酥動顫不得。實爲新說界突出之奇軍，一俟印刷工竣，即行登報通告。

大通書店廣告股啓

請看事實風流文詞香艷的

鴛鴦錄

請看梁內周先生品心傑著鴛鴦錄小說

寫盛繁華市場千金小姐的故事？

揭穿軍閥家庭姨太太荒淫行爲！

香艷處令人神馳魂往

談情時亟盡小兒女之形態

鴛鴦錄第一二集五大特點

- (一) 能替窮人出氣，能給小姐解悶。
 - (二) 既能得窮人的同情，又能取富人的贊許。
 - (三) 能礪青年之志氣，能正小姐的心情。
 - (四) 既合乎青年男女翻閱，又能提老年人之精神。
 - (五) 使人看過一遍，還想再看一遍，有百讀不厭之力量
- 第一二集現已出書。每集定價大洋四角。與登登花有同樣的味趣。手此一編。可以解憂去悶。本市北馬路大通書店河北集賢書局河東奧萊市聚文山房十字街廣誠書局法界大業書店以及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大通書店廣告股啓

偉大言
情著作 鳥語花香

鹿泉梁丙周著

公子小姐不可不看

上至偉人下迄走卒

有志青年不可不看
人人皆可手此一篇

讀此書可以：
解憂悶
增見聞

去煩惱
調劑生活
礪志氣
促君成功

此書原名『有志青年』繼又改爲『溫柔少年』，最後經品報主編范病蝶先生易名曰『鳥語花香』，書中重要人物爲小姐，女生，姨太太，妓女，年青女僕，與一傻痴痴之老誠青年，小姐乃甜蜜蜜小姐，女生乃豪爽多才之女生，姨太太乃溫存存之姨太太，女僕乃年青貌美最風雅之女僕，妓女乃一千嬌百媚多情多義之妓女，學子乃懷志落難之學子，寫小姐時，則情意纏綿，令人伏耳就教，寫女生時，則慷慨悲壯令人欽佩不已，寫姨太太之溫存則風情可歌，寫小孫媽之風雅，如入溫柔之鄉，寫妓之多情多義則令人陡起（學子雖有志，難逃美人關）之感，著者雖其風花雪月之手，錦心繡口吐出妙文，穿插得法，情節緊張，對於書中各個人物，無不竭筆描摹，繪形繪影，栩栩如生，使人閱之，如見書中之人，如觀書中之事，欣之喜之，羨之慕之，一讀一擊掌，一覽一稱快，洵爲佳著，自去年在品報露刊，迄今年餘，備受讀者，熱烈歡迎，今經本書店印訂成書，洋裝一厚巨冊五百頁，定價三元，茲因各界仕女紛紛要求，本書店爲迎合衆意起見，自十月十日起特價一個月，每部祇收洋一元，良機無多購請從速。

大通書店函購股啓

驚心奪目淒魂動魄梁丙周著

楊化民

實事
小說
玫瑰黨

一羣大好青年尋不得出路

異想天開組織非法機關

貴夫人鬧小姐趨之若鶩

醜則取其財美則誘而爲入幕之賓

名小說家梁丙周君，平生所著諸說部，以社會言情著譽社會，凡富於情感之人，讀其著作後莫不爲之感動，描寫書中人物，必博閱者之同情，即書中人物作下惡事，亦必使閱者滿意如能原有，蓋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而人之過，大都爲環境之逼迫而使然，語云「人之初，性本善，」斯言實有至理焉，梁君於上年暑假內，又爲吾人寫成一部偉大長篇巨著，名曰「玫瑰黨」，內容敘述幾個有志向有才幹有知識並有相當資格之青年，

因無顯戚貴說，空有登雲之志，枉俱非常才幹，而尋不得一絲出路，乃有「玫瑰黨」之組織。黨內紀律森嚴，組織完密，有黨規十條，不亞西歐之國法，黨的宗旨，乃以勾引富有財產之婦女爲宗旨，在繁華之區，設照像館爲機關，凡爲顧客照像，不惜浪費材料，精益求精，出品優良，爲全市之冠，不及兩月，播動全城，照像價格，漸漸加高，然願主並不因此而稍減，蓋此照像館已深深印入貴夫人閨小姐之腦筋，大有不到此照像，即不爲闊之概，是時也，乃施行組黨之宗旨焉，先是某闊夫人雖然半老徐娘，而風韻並不讓人，見此照像館內數青年，個個舉止文雅，言語和藹，無一點市儈習氣；且性情均是溫柔可觀，每至時則眉飛色舞，弄姿作態，未幾，即成爲數青年之夥妻，照像館自此則成爲萬惡之區，姦淫之所，只由此闊夫人一人介紹來之深閨淑女有三，少奶奶二，寡婦一，均爲絕色人物，尤以寡婦爲最，蓋此寡婦，雖爲寡婦，而實爲一黃花處女，美艷絕倫，無論何人見之，必起遐邇之想，從夫三年，白璧無玷，夫死三年，守身如玉，如此貞潔可欽可佩可頌可風之美人，傾國傾城的秀色，竟爲玫瑰黨徒所染，書中情節緊張，能牽閱者之心絃，練語莊重，可爲婦女之藥石，洵爲無上佳作，梁君此著，已經余先閱一遍，閱畢愛不釋手，掩卷思之，書中人物，歷歷在目，賜予以極好印像，此書現已出版，因記此書梗概以爲本書閱者作一介紹云爾。

白樹極律師受任

梁丙周

常年法律顧問

通告

本律師受任梁丙周常年法律顧問嗣後關於梁君所著摩登花天津小姐鴛鴦錄玫瑰黨之著作權板權依法盡保障之責特此通告

本律師事務所天津河北元緯路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出版

八集摩登花每冊訂價四角

著作者 鹿泉梁丙周

校勘者 河北楊笑天

出版者 天津出版社

印刷者 大通書店印刷股

總發行所 大通書店營業股

分發行所 各省各大書店

天津北馬路白衣巷胡同對過

